5563.8
1052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都正公遺稿卷之二

家狀

祖考執義公家狀

公諱抃字樂道尹氏坡平人也始祖諱莘達佐高麗
太祖爲三韓壁上功臣官太師三重大匡二世諱先
之壁上功臣三世諱金剛尚書左僕射四世諱執衡
右僕射五世諱瓘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知軍國重
事鈴平縣開國伯謚文肅六世諱彥頤同平章事政
堂文學判兵部事謚文康七世諱惇信尚書兵部侍
郎八世諱商季西京副留守九世諱復元太常府錄

248139

事贈左僕射十世諱純監察御史贈平章事十一世
諱珪(初諱文王)僉議政丞右文館大提學鈴平府院君謚
文顯十二世諱安淑推忠翊衛佐命功臣同僉議贊
成事謚良簡十三世諱陟純忠翊戴輔理功臣鈴平
君十四世諱承順判開城鈴平君謚忠簡十五世諱
坤本朝奮義翊戴佐命功臣行吏曹判書坡平君謚
昭靖十六世諱希齊檢參議贈贊成十七世諱培司
憲府掌令贈都承旨十八世諱師殷谷城縣監贈吏
曹參判十九世諱倬號平窩同成均已卯師儒二十
世諱先智左副承旨二十一世諱瞰贈左承旨二十

二世諱昌世贈吏曹參判二十三世諱煌號八松大司諫以斥和節特贈領議政諡文正二十四世諱勛舉高山縣監以參昭武從勳贈左承旨卽公之先考也妣首陽崔氏觀察使西村諱沂之女以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公于漢陽部洞第舍當昏朝崔公建誣告獄羅禍最酷世所謂海獄也淑夫人因是含恤茹痛庚申仍不起公年纔五歲遽失所恃祖妣成夫人親爲鞠育公自幼儀表嚴毅器宇宏偉不喜遊狎儼若已成喜怒不形於色戲慢不施於人見之者莫不以遠大期之乙亥中進士年未弱

冠已著文名新入國庠人皆稱之丙子十二月北虜
至祖考八松先生扈 駕南漢公陪先府君承旨公
及童土魯西諸父兄入于江都亂定八松先生以斥
和謫永同公從行自經大亂以後無復當世意遂廢
舉子業已卯六月初四日遭八松先生喪二十五日
承旨公不勝喪公一朔之內連遭巨創與諸父廬於
墓下執喪之禮一遵文公家禮朝夕哭奠几筵又往
墓前拜哭以終三年辛巳從石湖魯西諸公奉祖妣
卜居於錦山之南村未過數年搬歸舊庄壬辰七月
除內侍教官公以爲此職與宦侍日相親近士夫波

不可冒居遂棄不赴甲午除厚陵參奉戊戌例遷
宗廟奉事庚子登文科公自丁丑後至甲午廢科自
請及有此除以爲累次棄職分義不安旣始蔭仕則
廢科非義諸父亦勸出故遂復留意科工己亥以七
夕節製八格分數仍赴式年會試講得十畫以表策
三中登科七月以資窮直陞六品拜成均館典籍八
月十日拜工曹佐郎十七日拜兵曹佐郎九月五日
兼春秋館記事官九月十三日拜司諫院正言時武
科一所木箭試取之際擧子之有形勢者加錄於所
射之步數出㭗時八格者八九人或稱違格而拔之

或故爲停擧而拔之故人言喧騰武士拂鬱公啓請
試官拿問定罪蒙 允凡係 大內大小分付幷由
政院自是古規而司僕寺官員自差備門直爲招致
分付政院元不參涉於其間公亦復啓請矯革此弊
其啓曰人主命令不由政院則理或不當而羣弊必
多焉今者太僕官員聽分付出入直自差備門而政
院元不參涉上或有失當之事將無以匡救下或生
希覬之意亦何以糾正臣之言固出於過慮 聖明
之世亦未必有此事而差備分付旣不協於事理則
將來之弊亦難保其必無此也 殿下若或謂微細

之事不必盡由政院則是有不然者古人比尚書以
喉舌尚書即今之政院也人主之一令一言莫不由
於喉舌則夫豈有命令之重且大者獨由於政院而
微且細者不由於政院乎當此新化之日事有不合
理者淩不可因循不改太僕內乘等官請自今以後
勿自差備門直爲分付 上嘉從之都摠管閔應騫
曾任嶺閫旣多貪黷之誚而遽授宿衛重任物議未
允公論罷十一月初二日遞拜兵曹正郎辛丑四月
初四日拜正言時尹善道有移配之 命而未及論
啓與諸僚引避見遞二十一日拜兵曹正郎五月初

六日拜京畿都事壬寅三月二十日拜兵曹正郎二
十五日拜司憲府持平以季父魯西先生時拜執義
引避遞三月二十八日拜成均館直講六月初一日
拜掌令府啓方以尹善道撤圍籬請還收公連日參
啓時黃瀗以貪贓濫滑減死定配而遽有放送之
命公啓曰黃瀗貪贓濫滑之罪實國人之所共憤而
王法之所難貸者也當初之特爲減死其在朝家念
功之道蔑以加矣終身編配死於牖下於渠亦云幸
矣至於放送其家使之任便息偃自同平常之人安
有是理 先朝屈法只貸其命則到今全釋亦豈

先朝之本意哉竊恐自此貪汙之徒益無所忌憚而
國家贓法終至廢弛不行請贓吏黃灑還發配所
上不從公以他事牌不進遞十八日拜副護軍二十
一日外除洪陽縣監公到任以來律己淸謹爲政簡
嚴凡係害民之弊幷卽蠲除恩威幷行而奸吏歛其
手惠化大播而民庶安其業本邑官廨頹圮無餘不
成貌樣累年經紀亘宇宏闊幷爲創建而財貨役力
自官辦備不煩民間一邑之民無不感頌立碑追思
之乙巳正月十六日拜正言以前任洪陽時糴糶事
方有查覈故引避遞二月初八日付副司果三月十

日拜掌令以前事引遞十四日拜成均館司藝六月二十日拜掌樂院正七月初三日拜司諫院獻納朔州府使李綏邦曾任雲山多有非法營利之事本道查覈既得實狀而未幾旋除邊倅人言喧藉監察金義㷂本是庸流遽授殿中物議不許公幷論罷之各司曹司免新侵虐之弊罔有紀極故公以當該官從重推考今後一切嚴禁事陳啓蒙 允時彗孛示警

上特有求言之敎公應旨陳疏疏略曰臣竊聞彗孛之變其應最酷說者以爲兵荒之徵天道玄遠難可測度雖不知禍機之伏在於何處而其形之影至於

如此則豈君臣上下晏然閑暇之時也諸臣前後上言者非止一二上而袞職之闕遺下而朝廷之得失必略以聞於　聖聽矣臣無知識獨以爲民生之困悴爲卽今根本之憂而諸色軍兵徵布之役實亾國之道今日之如救焚拯溺者無急於此也臣家在鄉曲習聞民間愁苦之聲身經邑宰備行官家督責之政請得以詳言之今夫閭里之間良民絕少其故何哉以良人從母之法不立故變以爲公私賤也以諸色軍兵之役極苦故逃以爲緇髡也以總少之良民應諸色之軍役年抄歲括責納閑丁生育未及抄括

無已故於是有嬰孩而籍名襁負而被點者矣一被點籍則按名而徵布故於是有父子兄弟一家之內或出三四名或出五六名番布者矣一名番布爲七升木二疋而賺納後木又不下一疋不幸多男至五六七名番布則一家一年所納幾至細木十餘疋矣細木十餘疋之役今以有民土食厚祿者當之尚難辦出況徵責貧殘小民乎是以夫耕不食婦織不衣鵠結菜色剝膚椎髓 殿下深居九重特不親見此狀耳若使吾民殿屎之形一達於四目臣知 殿下當爲之惻然痛心而不知玉食之味也夫其如是故

竭其所耕織而不足則稱貸而繼之稱貸而不足則
斥其田廬而繼之田廬已盡則流徙而避之流徙丐
乞無所得食則不但僵餓於道路塡委於溝壑而已
流徙絶户布無所徵而上司之催納次次程督則縣
官又不得不尋其一族而徵之爲一族者既有渠之
身役又添其族之役不堪其苦又從而逃之遂至侵
其切鄰又侵一族之一族切鄰之切鄰如水益潑轉
輾不已日甚一日歲甚一歲恐不出數年而 殿下
之良民靡有孑遺矣加之以飢饉重之以癘疫怨咨
愁苦有不忍聞者夫無恒產則無恒心既無恒心則

樂禍思亂之心作矣葛榮黃巢之徒豈非流民中嘯聚者乎歷觀史籍良可寒心且所貴於點兵擬備緩急之用也平居而有撫我之恩故臨亂而有敵愾之功今日之所謂兵者不惟無一毫愛養之實剝割困苦甚於他民疾痛之呼難徹於　九重則不得不相率而歸怨於　國家脫有外寇此輩不倒其戈則亦土崩瓦解而已何望其親上死長赴鬪不旋踵耶臣以爲此不變通則雖　聖上憂勤於上羣臣馳騖於下不足以救危亾之禍也今此兵政之弊累發於廟堂之上而卒未有以少改其轍則變通之方夫豈如

臣者所可易言哉然臣願有一言方今之時不有一大舉措有以大悅民心則雖有良法美規無所施之所謂悅民心之大舉措者何也昔漢文帝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盡除民之田租景帝昭帝以下或蠲或減史不絶書和熹太后女主也每聞民飢達朝不寐郡國所貢皆減太半後周太祖武人也命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悉罷之彼數君者雖在無災之日不歉之歲猶且如此況今連歲大無民窮財竭之時則 殿下誠能渙發德音頒下八道擧一國軍兵一年番布特爲蠲免使一國人心曉然知 殿下

愛民之至意使一國軍民翕然蒙非常之惠澤歡欣鼓舞八路聳動民生蘇息各安生業然後詢謨廟堂濬究源委遵先王之成法革百年之痼弊固結已離之民心挽廻已衰之運祚則所謂祈天永命之本者在 殿下一擧手之間耳何憂乎彗孛何畏乎太白也議者以爲蠲去軍布則 國家經費何從而出乎臣請明其不然臣曾忝騎省郎句管軍布之出納者殆周一年蓋軍布歲收之數常不下九百餘同而所用則不過四百八十餘同也上番騎兵分定於各處者亦至一千六百十四名而除番雇立則歲不過九

百六十餘同矣卽今所存封不動云者綿布一千一百五十同白金一萬四千九十餘兩也雖從今限周年不收一疋保無乏窘之患矣且如水軍也砲保也樂工也諸貢也禦營軍保也諸色軍兵之弊一如騎步有特甚者亦宜一體施行而第念本兵之儲置不可不量存贏餘以爲不虞之備矣訓鍊都監禦營廳司僕寺內需司各衙門所儲銀布臣雖未能詳知其數人皆謂俱不下累萬云 殿下何惜除出其半以救積困於飢餓之民乎仍念畿甸土地最爲下田而鄕遂之內百役所萃種種調役常倍於外方是以量

田之後田結幾倍而出賦之數反過於湖西之上田此豈根本宜優之計而帝王均平之政也臣愚以爲十年大同一如湖西之例而凡係雜役別調出於常賦之外者并自常平廳備給夫馬力役則準給其價凡百需索則自備於京廳肰後圻甸之民庶可少蘇矣常平廳之設本爲圻民而財力之積厚最富於各司幾敵於大農多藏厚積本爲何用而不及今變通以解圻民倒懸之急也上不損則下何以益財不散則民何以聚本末輕重之分較肰甚明而猶且格於有司拘攣慳吝之議則竭澤之民更何所望於如傷

若保之仁哉夫厚歛民怨積於無用之地孰與撤此無用之積以悅民心之爲得哉此不待智者而可知也臣嘗聞 宣廟朝丁丑庚辰之歲連有彗孛十年而有壬辰之變其後戊午之歲亦有此變十年而有丁卯之變且有丁丑之變經三大變而國之不亾者特天幸耳或謂天變天下之所共見非一國之憂也天文之說臣雖昧昧而有舋之國當之者實有古語何可諉之於他而不患汲汲圖存之道也設如或者之言自古中國有故時我邦輒被其厄前朝之於遼金之末受禍甚烈 殿下試取麗史而觀之則可知

其驗矣此尤不可不濬患預防不可一刻緩者也伏
願 殿下留神焉至於奮發 聖志擇任賢相收聚
材俊講明治道之大綱領大規模則先正臣李珥癸
未議成渾辛巳疏備矣其遺言俱在 殿下試取一
覽之則未必無補於 聖化也 上批以嘉尚爲答
至有廟堂議處之 命而爲廟堂所格寢不用時溫
陽有行宮營造之擧公陳疏略曰臣窃伏聞溫泉將
營宮室云誰爲 殿下建此計乎道路傳疑之說雖
不可盡信而果有是事殆非今日之所宜爲也去夏
溫沐之擧實出於萬不獲已而惟我 聖上特念民

隱勿治宮室命停諸道封進　特減沿路民租八路
民生孰不欽仰　殿下仁心之發而第其橋梁之修
治假家之營造湖右之民力亦已竭矣今日又起此
役以重困之則已疲之民將不堪矣何其與曩日
軫念之初心相戾之甚也或者以爲　玉候方有濕
瘡之漸復發設有再行之擧不可無預備之道云噫
嘻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者唐太宗欲幸洛陽以修宮
室張玄素爭之太宗曰後至洛陽露處何傷卽命勿
治當天下乂安之時以天下修一宮猶不敢輕用民
力如此則況今日視唐室何如也連値大無之餘今

歲幸免大侵而彗孛纔退而太白晝見海溢之變拔
木之災無非可駭可懼則此役之興在可已乎不可
已乎頃當春夏草草數架既經　臨御而亦不至於
湫隘難堪則雖非重簷大廈以壯行在之觀瞻而土
階卑室益足以彰聖人之儉德今乃侈之以行殿規
模者殊非敬天勤民之道也伏願　殿下法唐宗露
處之意亟寢非時營繕之役生民幸甚　上答以所
陳之事當留念焉江陵府使崔文湜多有民怨故公
與同僚論啓曰嶺東旱荒最甚他道江陵一邑被災
尤酷朝家軫恤方講拯濟之策爲其守令者所當惕

念撫摩之不暇而府使崔文湜不恤民間疾苦爲其經營累代墳山碑石浮取於旌善旌善之距本府卽數百餘里也調發飢民輸運於越境踰嶺之地顚踣跋涉之際不但有致傷者裹糧赴役長在路上政値農月民皆廢業其間疾怨之狀不言可想請罷職
上卽允九月李敏求有叙用之　命公啓曰敏求罔赦之罪實關　宗社其時同罪之臣次第伏法而敏求獨保首領已是失刑之大者其所負犯如此故當初臺臣之啓至有敏求之生慶徵之冤也等語此豈非的當嚴截之論乎雖使敏求終死於謫所其視慶

徵輩亦已幸矣而國法不嚴漸蒙寬貸終至於放釋而給牒任其偃息在家以至今日輿情之憤鬱固已久矣曾在　先朝雖有敘命三司幷論竟回　天聽逮至　聖明嗣服之後亦有收敘之典而臺臣又爲爭執而後已不意今者　恩敘又下復齒西班有同尋常被罪之人循例蒙敘者然豈可以歲月之寢久霈澤之普遍一例收錄使之厠跡於朝籍乎請還收敘用之　命累啓允從公又論靈光郡守權大載之濫除巨邑嶺南舉子權百喜之改名參榜幷得論啓改差拔榜公以凶年捧糴爲慮啓曰各邑糴糶之際

必捧耗穀雖曰流來定式近來凶歉連仍元穀之艱
備固不可暇論而至如耗穀亦不能充滿窮民之呼
冤職由於此今年農事初有庶幾之望而不幸立秋
以後水旱風雹海溢之災疊現層出前頭民事已可
知矣頃因本院之啓關西館餉耗穀則雖已減給其
他諸道被災處亦不可不一體軫念而預講救濟之
策請諸道中尤甚被災之邑則今年耗穀特爲減除
以示 朝家優恤之意 上從之李慶果之憲職出
人望之外公與同僚啓請遞差蒙 允時 上候平
復乃有賞典并及陪從諸臣公啓曰爵賞人主之大

柄上固不可以濫施下亦不可以僭受賞待其功施
得其當然後人心悅而上下爲不僭不濫之歸矣臣
等伏見　備忌記陪從諸臣舉蒙　恩賞或有加資
者或有陞職者臣等竊以爲太濫也天佑我東　玉
候悛復　宗社之慶孰有大於此以羣下欽仰之心
凡係志喜同慶之舉宜無所不容其極故如告　廟
陳賀等禮　聖上執謙爲撝廷臣所以力請次第行
之而至於諸臣之陪從自是職分當然之事元無分
寸可紀之微勤而各　殿宣醞賜物之舉亦出於格
外之盛　恩則其在諸臣固已侈榮豈可以數日程

陪從往來之故遍加優異之典有若酬勞應行者然哉況爵賞乃　朝家命德之器人主亦不可輕易假人尤宜慎惜而今者上自卿宰下至宦寺近習之輩一時進秩者多至三十餘人自國　朝以來亦豈無論賞施恩之時而曾未有若此之僭越者其視古明王愛嚬笑之義一何相左之遠也至如藥房之隨駕者則當此無前之慶拔例加　恩亦或一道而其他留守之臣守宮藥房則不過宿衛留在而已混加賞資尤無其名臣竊爲　聖朝舉措而惜之隨　駕藥房外請一幷還收諸臣加資及六品遷轉之　命

累啓　允從十月十一日政公之季父石湖公拜行
大司諫以公格避遞二十三日公求外拜光州牧使
公政先撫摩仁威幷施蠲減賦役除去煩苛嚴束下
吏而奸猾斂手威制土豪而村氓安堵自奉諸節務
從簡約凡係官家所用未嘗有毫分濫費之擧故一
年之內百弊俱祛民不加斂而庫儲充溢大小官廨
一時修補而不煩民力不費民財一境之民立碑頌
德至今不衰己酉正月十四日拜獻納以病陳疏遞
二月二十三日拜司僕寺正八月初四日拜獻納在
外陳疏遞九月二十四日拜司憲府執義時兩司以

公主第宅過制閱月爭執而 上批連有未安之教
公連啓請遵定制而未蒙 允從又論刑曹判書徐
必遠陳疏爭辨之失而請削奪善山府使洪聖龜多
有疵謗公啓曰洪聖龜曾以先累重被臺彈敢生申
卞之計張皇飾辭誣罔 天聽物情固已駭矣纔停
查究旋授本職不有公議偃然赴任其冒沒廉隅縱
恣無識之狀有不足言而且聖龜行已鄙悖處事顚
妄前後居官到處畜娼大小政令一任請囑此則詳
悉於前日諫臣之彈章 聖明想已洞燭矣及莅東
邑不治官事猶踵前習其間貽弊害民之端難以備

舉不可使一日在官以益其害請罷不叙時柳赫然特除工判公又請還收且論疏決罪人劉忔放釋之失略曰遇災疏決之舉乃所以參情罪而伸冤枉不可以其罪之輕重而混施曠蕩之典也罪人劉忔威脅士兵生埋無罪之人實犯罔赦之律而尚不伏誅已是失刑之大者今於疏決之際遽有減死之 命臣不勝駭惑之至殺人者死三尺至嚴况此忔之所犯其造意凶慘尤有甚焉者乎當刑者屈法而倖免枉死者抱冤而莫伸則其所以消弭之道適足爲感傷和氣之歸疏決本意豈但使然哉 朝家用法斷

不可乖舛請還收減死之 命又啓曰沿邊把守事
目至嚴而國綱解弛人不畏法爲守令者亦不能著
實防禁令犯越者比比有之誠可寒心穩城爲邑最
近彼境故曾前亦有犯越生事之患則守土之官尤
當另加禁戢勿令虛疎而上年以來本府之人連犯
潛漁之禁至於今番現捉於柔遠鎭境者皆是目前
使喚之官奴則又非遠外村氓之比府使崔寬常時
不能嚴束吏民之狀據此可見而道臣請罪之後只
施推考輕罰此豈 朝家嚴飭邊防之意哉且六鎭
之間差送文官者其意有在欲使鄰近將吏有所矜

式也今若只罪犯越之人而使其官吏得免其罪則邊上防禁漸至解弛前頭他邑舉皆承望朝旨輕視禁令貪其漁獵之利憑藉冒禁之弊必將相續而莫可禁矣請穩城府使崔寬拿問定罪全羅右水使李旰曾爲穩城府使時貪縱之狀不一而足鄉外之人受其賂馬差除座首南山松贖勒徵久遠所斫十年前事無以的知故邑底居人計家納布且厚築之城稱以不高撤毀堅完粉飾簿築以爲銜能之計城高於前而餘石甚多纔經數年霖雨旋即崩圮軍器諸具一無收拾其他可駭之事難以毛舉至於江關犯

越視之尋常送人漁獵往來無間或至漁軍幾不免
被捉而曳旗得全者有之近來府民之連年犯禁不
知懲艮者職由於此誠可痛駭請仝羅左水使李旰
拿問定罪 上不從後以他事引避見遞十一月二
十四日拜成均館司成二十七日政拜 世子侍講
院弼善庚戌正月二十八日拜司諫初一日不參習
儀被推引避遞二月十九日拜宗簿寺正閏二月初
三日拜 世子侍講院輔德十七日拜司諫時 闕
中後苑有營繕之役公不勝慨然陳疏論之略曰臣
於病蟄中窃聞道路之言後苑方有營繕之舉不識

此語誠然乎噫 殿下視今日爲何等時耶上天之譴怒極矣下民之怨咨滋矣此正君臣上下交修克謹以期回天怒解民慍之秋也伏想 聖明以欽恤之德必不爲無益之事倘或有之則速定停止克盡修省之實如無是事則亦當勉加以爲先事之戒焉道聽塗說固不足煩凟 天聽而旣有所聞不得自盡則非臣子無隱之義也臣於前冬猥陳瞽說空言無施笑罵日至臣可以懲羹而今又復妄發可謂不自量也已伏惟 殿下恕其僭而用其言焉 上溫批答之決疏引見時公入侍也有金澄朴而昭罷職

放送之 命公卽請還收其啓曰今此金澄朴而昭之罪旣有令本道査覈之擧則所當審其虛實明白處置而今者疏決時至有罷職放送之 命査啓未聞罪狀未明而徑先出圄偃息在家以待結末已非按獄之體而旣査之後事若有實則未知 朝家將何以處之擧措乖宜有關後弊請還收金澄朴而昭罷職放送之 命臣伏見 備忘記有大司諫李晩榮特遞之 命臣不勝驚惑之至與受同罪固無差別而獨於朴而昭考律請罪倉卒論罷 天怒遽震旣斥以怪異又從以特遞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

者哉摧折言者實非淸朝之美事請還大司諫李晩榮特遞之命 上不從以此事引避遞六月初七日拜掌樂院正公不樂在京從宦力求外補七月二十日拜林川郡守公律已治民一如前日而莅邑之時猝當飢饉之歲竭誠賑救之道百般拮据多聚穀物公以爲設粥則民多死精擇飢口乃以乾糧限五日分給五日糧而平均如一終始爲常一境之內終免流離餓殍之患郡人至于今頌德不替辛亥六月投紱歸尼山舊庄十月初八日拜輔德十一月拜司諫公晩歲元無仕宦之念已决歛退之計十月以後

遠有除　命而以病陳疏終不赴　名公之長子副
學公以諫臣論斥權臣被謫北邊亦得放歸團會瀜
洩以爲終老之計癸丑二月公偶得微感二十七日
猝然危篤竟至易簀嗚呼慟哉公氣稟厚重而嚴毅
宇量滚偉而恢廓望之莫測涯際嶷然有不可慢者
而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雖隷紛挐於前亦不爲叱
斥純默簡重喜怒不現人之長短家之貧富絶不出
口雖朝夕侍側之人無得聞之者天性仁淳孝友出
人常以早喪恃怙未及致養爲至痛其奉祖妣朝暮
之省皆拜之侍側執事敬謹不懈色容言笑極其婉

婾務歡適及其遭艱也哀毁之誠饘粥之節終始如一與叔父童土石湖會西三先生同室周旋三年居廬朝夕上墓拜哭雖大風大雨未嘗廢焉奉先祀雖朔望茶禮必致齊戒忌祀時祭則必澡沐而三日齋潔祭需必嚴飭家人以精潔爲務至於床卓香祝親自檢視凡係祭儀一依朱文公家禮克盡誠敬之心無所不用其極焉鷄鳴之後則必明燭起坐整衣冠讀朱書十遍待天明拜謁家廟朔望則必令一家諸族齊會參茶禮仍往大宗家講其所學湛樂終日月以爲常雖有疾恙亦不廢矣於兄弟極其友愛季妹

早寡且貧有穉子三人迎居鄰舍饋養備至愛育教誨無異己出其產業親爲經紀婚娵之具皆自家備過焉推之宗族盡其敦睦無論遠近親疎待之以誠咸得歡心其有患難必極救恤內外親戚咸與依歸事無大小皆稟于公而惟命是從焉待奴僕惠以撫之莊以任之恩威幷行而程其服役不得與村人相鬨不得與班輩相詰庭戶之間誾誾有和肅之氣矣居鄉公私禁条必謹遵守嚴戒奴僕勿致犯越租賦徭役俾趁期限勿爲延慢至於利己之事一切禁抑家業清貧常患艱乏而處之裕如元不介念莊獲稼

穡任他不理是以三典州郡而鄉庄一斗田一口奴未有增加焉先塋下有好田地一家年少輩招誘田主使之必賣於宗契公聞之慨然責之曰此人資生云在此田若以近在墓下有此勒買則鄰居民何以支保乎此後則必加警惕絕勿生意於此等事可也公居官淸簡爲務恩威幷行不動聲色衆務自理常以取名譽爲恥但務忠信爲主至若私計未嘗一毫經理是以吏民畏愛奸猾屛息賦歛有減公私俱足矣公性本儉約奢麗之物不近於身衣食只取其不至飢寒器用亦不苟備雖章服諸具未必留念自布

衣至仕宦終始如此公酒量甚偉雖多不亂未嘗以
酒廢事而末年乃以強制爲念絶不近口公自丁丑
以後潑慨天地之晦塞每念先祖之遺訓（即八松先生己卯年臨終時誡子孫遺訓）絶世路廢其科業杜門讀書以期素履自
靖矣至甲午除職之後一家諸父弁爲勸出公亦以
爲累次棄職迹涉釣譽旣出世道則廢科非義數十
年後始得赴擧五年之內終擢科第而元無求進之
心公退之後不與人交遊只以碁局消日警編一秩
常在座隅時時遍覽一室蕭然無異寒士雖居顯職
不以爲榮雖遭左遷而亦不爲念不喜在朝每求外

補退居鄉庄恬靜自守除職則僶勉上來遞職則旋
即退歸故在京從仕不過六七星霜而居臺閣則有
懷必陳無所隱諱矣公已絕仕宦之念遂決退閑之
意投紱歸鄉乃與親戚日日逍遙於丘園之間居未
幾遽至歸化嗚呼慟哉辛酉春以長子貴　贈嘉善
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提
學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官公初
室夫人豐壤趙氏吏曹參判漢平君諱益貞之六世
孫弘文館典翰諱宗敬之玄孫成均館司藝　贈禮
曹參判諱廷樞之曾孫同知中樞漢豐君諱守彝之

孫高城郡守 贈大司憲號止齋諱漫之女也止齋
公當昏朝廢母之時以布衣抗章極言受鞫訊終配
巨濟 仁廟反正初政特除刑曹佐郎累經圻湖都
事通擬臺閣而以忤勳臣不得受 點以病求外除
高城郡卒於官趙夫人以丙子正月二十一日卒再
室夫人全州李氏 世祖大王七世孫漢城判官諱
益亨之孫進士諱績之女也李夫人以辛巳三月初
七日卒三室夫人懷德黃氏監察諱三良之曾孫僉
知中樞諱錫男之孫進士諱德涵之女也黃夫人以
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公之葬山尼城長久洞先

塋後岡艮坐坤向之原以趙夫人黃夫人祔葬左右
李夫人葬于八松公墓左邊卯原趙夫人生二子長
敬敎文科副提學號長湖次誠敎文科吉州牧使李
夫人生一女適同知李寬府使壽益之子黃夫人生
一子二女子明敎進士女適徐梓郡守必成之子女
適李宇華延徽之子敬敎一子一女子東魯縣令女
趙泰老副提學誠敎一子三女子東周女李禎邦李
宐麟縣監李命新明敎四子二女子東稷東卨東益
東說生員參奉女金弘賚白尚彥李寬五子一女子
基慶和慶壹慶至慶奎慶女沈胄賢縣令徐梓无后

李宇華一子一女子希聖女崔尚遇

墓誌

祖考執義府君墓誌

公諱抃字樂道姓尹氏坡平人 贈領議政文正公諱煌縣監諱勛舉祖考也內外世德載先祖墓碑不復詳焉縣監公以原從功 贈左承旨娶監司崔公沂之女以丙辰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公于京第崔夫人早世公纔五歲養于祖妣成夫人幼聰警器度嚴偉儼若成人見者期以遠大乙亥中司馬丁丑以後潑慨天地之晦塞追念先祖之教訓絕意世路廢科

自請壬辰除內侍教官不赴甲午除厚陵參奉公以
累次棄職分義不安僶勉就職例遷 宗廟奉事公
以旣始蔭仕廢科非義復治博士業庚子登文科以
資窮陞六內則典籍直講司藝司成工曹佐郎兵曹
佐正郎持平掌令執義正言獻納司諫弼善輔德掌
樂宗簿司僕正外則京畿都事洪陽縣監光州牧使
林川郡守在言地論太僕官自內直分付之弊及請
收贓吏黃瀗放釋之 命因求言疏陳遇災修省之
道軍役變通之方且以奮發 聖志擇任賢相收聚
才俊講明治道爲本縷縷累百言無非剴切 上批

命議處而 廟堂寢不用時溫泉有行宮營造之舉
闕中後苑有修繕之役亦抗疏爭執 上溫批答之
在外邑律己淸謹爲政簡嚴凡係害民之政幷卽蠲
除恩威幷行奸猾歛手惠化大行民庶安堵所到官
廨之頹圮者一倂刱新而財用官備不煩民力去後
民皆立碑頌德三典州郡操履無改不動聲色衆務
自理恥爲聲譽但務忠實一毫私事不曾輕意晚歲
念絶仕宦志决歛退自林川投紱歸尼庄癸丑二月
二十七日以微感終公氣禀厚重宇量宏深望之莫
測涯際嶷然有不可慢者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人

之長短是非絶不出口孝友出天常以早喪怙恃未
及致養爲至痛奉祖妣左右就養愛敬備至色容言
笑極其婉媮及遭艱哀毁之誠終始如一三年居廬
朝夕上墓雖大風雨未嘗廢奉先祀一依朱文公家
禮克盡誠敬雖朔望茶禮必致齊處兄弟極其友愛
季妹早寡且貧有穉子三人迎居鄰舍饋養教訓無
異已出其產業親爲經紀婚娶之具皆自家備推之
宗族盡其敦睦無論親踈待之以誠咸得歡心家業
清貧常患艱乏而處之裕如不少介意性本儉約奢
麗之物不近於身衣食只取其不至飢寒自布衣至

仕宦終始不改辛酉春以長子貴 贈吏曹參判初
娶 贈大憲趙公溭之女育二男長敬教副提學次
誠教文科牧使再娶進士李公績之女有一女李寬
同知三娶進士黃公德涵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明教
進士女徐梓夫李宇華副學一男一女男東魯府使
女趙泰老參判牧使一男三女男東周女李禎邦李
空麟縣令李命新進士四男二女男東稷東禹東益
東說女金弘賚白尚彥李基慶和慶垕慶奎慶府使
沈胄賢同知出也李宇華有一男夫府使有五男光
運修撰光遇夫光逸光進光選側男光健參判繼子

趙彥彬縣監東周有一男光迪都事東稷一男三女男光庭女李命德李海駿具墊東高一男光宅東益一男二女幼曾玄不盡錄始葬於長久洞後岡以庚子三月移窆于先塋傍麓坤向之原以趙夫人黃夫人祔李夫人葬于文正公墓左東魯略以少時聞見敢有所撰錄而年代久遠何足以知其萬一乎但使後人知此爲公衣冠之藏爾孝孫東魯泣血謹述

都正公遺稿卷之二

都正公年譜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三十六年 十七年甲申皇明淪喪此下標年仍用

崇禎○本朝顯宗大王四年 癸卯正月九日寅時公生于漢城

明禮洞外家 幼而異凡清秀挺發祖考執義府君常以遠大期之

甲辰 公二歲

乙巳 公三歲

丙午 公四歲

丁未 公五歲

戊申 公六歲 正月遭從曾祖庶尹公喪

己酉 公七歲 四月遭從曾祖魯西先生喪

庚戌公八歲秋始入學公情羸善病父兄以是爲慮故不能早課以學

辛亥公九歲冬往侍安寧衙中長湖府君疏論許積專權誤國之罪顯廟震怒黜補宜寧縣監故公隨往侍之

壬子公十歲六月自寧衙往留林川郡衙長湖府君自任所還謫甲山而時祖考執義公倅林川故往留焉監司南公二星巡到郡衙見公異之謂執義府君曰此兒必當高大公家稱之不已○八月自林衙侍還舊鄉執義府君投紱而歸借家於塘北以居焉時從曾祖石湖先生來臨見公撫頂而奇之曰能繼重而克保家者也○十月留居扶餘金江村長湖府君自謫所放還以其地有山水之勝率家移居焉○是月遭從曾祖石湖先生喪

癸丑公十一歲二月遭祖考執義公喪○九月往留乾川

洞趙公家時真外從祖趙公世耘以定山倅遞歸請率往長湖公許之遂送留之趙翠屏珩家適在近隣翠屏公時時誨喩頗示眷愛與其孫裕壽同受學于參判趙公汝受晩休趙公師錫校理珩公趾善兄弟皆時時勸令勤學

甲寅公十二歲秋還侍金江寓所兪公命興居在同閈每稱公聰勤之才○冬搬歸尼山居墓下村受學于農隱先生長湖公自金寓遷久洞與農隱公所居竹林相近故公就學于先生○十一月又移居于趾美村與明齋先生宅只隔小岡公亦復受學于先生

肅宗大王元年乙卯公十三歲

丙辰公十四歲往侍杆城衙中六月長湖公拜杆城郡守公隨行入城李公翊李公弘淵尹公趾完申公最來謁長湖公見公夙詣皆以謝家寶稱之

丁巳公十五歲冬自杆衙離次寓過於襄陽地時晩休趙公按察本道長湖公以親嫌遞歸而阻雪未能還鄉過冬於襄陽勿淄村即長湖公外家庄宅也

戊午公十六歲正月行加冠之禮時江陵府使李公翊相三陟府使李公選襄陽府使李公寅煥宋公光淵朴公乃章俞公晦一皆來會參禮焉○三月侍還尼鄉

○秋從明齋先生于青林寺先生往留青林學者多會公亦往受學

○冬還侍長池村明齋先生撤往洪州龍頭村故公歸家

己未公十七歲十月聘夫人南陽洪氏

庚申公十八歲居京第做工是歲春肅廟斥退群奸進用舊人長湖公自鏡城任所入拜校理承名入城第于鑄字洞公靜處書室與趙公泰老韓公配義閔公以升力治博士業硏不已自此拔文攻藝不待程督爲擧子文不事剽竊雕篆之習專以典實爲務時韓公泰東居在

同開公每以經傳微奧就而問難焉

辛酉 公二十九歲 四月往侍錦營 長湖公按節忠淸道故公隨往時韓公泰東以都事在蓮幕公以文義相確如在京時韓公每從容談論不知倦疲以示情悃矣

壬戌 公二十歲 春還京第

癸亥 公二十一歲 秋赴陞補 大司成趙公持謙連設陞補公與趙公行彬朴公彙登金公性豪金公相稷趙公道彬趙公泰一同接而公遠中高等已至七劃矣大司成趙公移除承旨沈公俶爲泮長公見屈

甲子 公二十二歲 往侍洪州衙中 長湖公爲養病求外出而得除故公往侍焉

乙丑 公二十三歲 遭從祖奉事公喪

丙寅 公二十四歲

丁卯（公二十五歲）往侍鐵原衙中（長湖公以病難於在京從仕又求外出而除是邑公往侍焉）

戊辰（公二十六歲）秋侍還京第

己巳（公二十七歲）春侍歸尼鄉（時事大變長湖公遂撤歸尼山長池村）〇十一月子先遷生（文科官應敎）

庚午（公二十八歲）夏長湖公以癱瘓之疵輾轉沈淹公晝夜侍湯終不少懈

辛未（公二十九歲）二月丁長湖公憂一遵喪紀誠禮俱盡

壬申（公三十歲）

癸酉（公三十一歲）四月服闋〇秋移居久洞墓下（久洞與酉峰相

距不遠公朝夕往來日用事爲無不就正於明齋先生先生視同已出凡係修己之道治家之方祭祀之節應物之要靡不隨事敎誨公亦事之如嚴父敬受敎訓一生體行不負所學

甲戌公三十二歲 五月子光遇生

乙亥公三十三歲 正月丁母夫人韓氏憂哀戚盡禮一如前喪

丙子公三十四歲

丁丑公三十五歲 三月服闋○十一月遭季父進士公喪初終之節公自擔當而務盡其誠少無遺憾○十二月遭繼祖妣黃氏喪公承重而誠禮備盡

戊寅公三十六歲

己卯 公三十七歲 七月子光逸生

庚辰 公三十八歲 二月服闋○秋入京城仍留居 外舅洪公內外俱以大耋之年無恙在堂故公爲夫人覲親率以入洛而洪公力勸卜居城中公從之遂與曹公夏奇李公濟李公明觀同遊翰墨共赴公車屢占發解每屈於覆試儕流歎惜不已

辛巳 公三十九歲

壬午 公四十歲 二月子光進生

癸未 公四十一歲 十一月遭仲父吉州公喪

甲申 公四十二歲

乙酉 公四十三歲

丙戌 公四十四歲

丁亥 公四十五歲 十月子光選生○十一月哭農隱先生

戊子 公四十六歲

己丑 公四十七歲 八月拜長寧殿參奉 七月晝講時儒臣以八松美村兩先生贈職贈謚事引文義陳達兼請嗣孫除職蒙允至是得除

庚寅 公四十八歲 十月移換慶基殿參奉 長寧殿朔數已滿而部啟遷就時慶基殿參奉成義錫欲相換故公許之 ○十一月遷拜繕工監奉事

辛卯 公四十九歲 秋爲行八松先生延謚禮奉祠板還尼鄉 八松曾西兩世同時贈謚明齋先生必欲一處行延謚之禮使公奉八松府君神主下鄉

○十月行延謚禮兩代延謚連日行之仍爲改題

主〇十一月奉祠級還入洛

壬辰公五十歲二月遷拜尚衣院直長〇六月哭仲子光遇

癸巳公五十一歲六月拜禮賓寺別提〇移拜義禁府都事〇十一月拜文義縣令邑俗淆薄土豪武斷皆是懷川出入之人指摘官長之動靜而必是非之前後來莅者鮮有完入公下車後清靜謹慎正己格物施之以惠御之以道人不敢疵毁而頌聲洋洋焉

甲午公五十二歲正月哭明齋先生

乙未公五十三歲春投紱而歸本邑儒生發通于鄉校侵辱斯文公語人曰吾於明齋非但受學自是至親學行則此土之人偃然發文侵辱吾豈可坐視而不之禁乎遂因其狀頭嚴

治棄官而歸邑民遮道爭挽不能留乃立石追思歌之

丙申 公五十四歲 春爲覲姊氏往箕營 時黨議甚激誣辱斯文罔有紀極至有文集毀板之擧公不勝憤欝不欲在京姊兄趙公泰老作本平安監司故公往留數月

丁酉 公五十五歲

戊戌 公五十六歲

己亥 公五十七歲 ○五月孫顯基生 官縣監 ○秋拜翊衛司衛率

庚子 公五十八歲 六月 肅宗大王昇遐○二月哭夫人洪氏○八月拜司宰監主簿○九月換差東氷庫別提

景宗大王元年辛丑公五十九歲正月拜咸昌縣監赴任政治一如在文義時

民風吏俗多有難平者一以寬明廉惠濟之不以
邑小而自怠約已御下務爲安靜謹守繩墨絶去
干請聽訟公明賦役輕平一境之民愛之如父母
畏之如神明○七月以官需米貸窮民時民生艱
食至有濱死公發令境内使飢餓之民貸食官家
八九兩朔需米待秋還償大小民人皆感悅請之
公乃親考帳籍抄出年老人兩班則六十五歲以
上庶民則七十以上其數幾至三四百人除出官
需米五十石又貸營米八十石以分給期以八月
念間還納之其後諸民果能趁時來償官無害乏
之患至今傳爲美譚矣○斗疑獄本邑一民家女
子出嫁于陰洞七八里之地而中間隔一小嶺往
來之時路必由其上矣一日厥女自其親家暮還
夫家及其嶺上而死矣其家及一村之人皆以謂
被害於賊盜其後節拍漸生釁轉成獄而莫知其
端緒公善爲鉤距以得事情乃其厥女娚爭財殺
其妹也捉致嚴訊畢服其罪人皆以神明稱之○
冬兼任尚州牧邑事牧使趙正萬上京久不還公

四朔兼符籌牒埋案剖決如流獄訟積滯聽理若
神一州民情洽然悅服圖木頌德道路相望時州
有淫獄三年日益滋未得情者監司以委別定查
官使之明覈公詳覽其文簿則乃士人文可祥者
常疑厥妻奸婢夫乘夜刺殺婢夫婢夫之父以殺
人呈官成獄文可祥及其妻一併推問則文可祥
者納招曰婢夫陰奸厥妻不勝憤痛乘夜刺殺的
實云云厥妻則刑訊施威時不下一杖而以實承
款及其解縛則仰天號哭以至寃極痛變辭推官
每以此邊變不能決蓋觀其文情狀頗似朦昧故
也丙造推問之後還下獄問于文可祥族屬及其
同居比隣者則皆云可祥本有孝行遭其母喪廬
墓三年每有風雨霜雪則必循墓號哭日晴乃止
朝夕啜粥終始如一隣里親戚感其誠孝造給數
間屋於墓下服闋之後仍得心病隨事生疑飲食
非目睹不食接人之際亦多駭愕故親戚為之憂
悶久矣至如其妻淫奸實是寃枉所謂婢夫居在
廊底場市之際或有賣買之物戶庭之間不無使
喚之事每當言語之時則輒生疑惑之心日加月
深終至此境若有一毫可疑之跡淫奸之婦有何

顧惜兩掩護平諸人稱寃如出一口奚公遂以此決折論理報使云殺人一款雖是的實寔出於狂人失性之事償命之法縱曰不易顚狂之人不足深治三年居喪廬墓啜粥孝行出天感動一境則實爲可尙足以贖殺人之罪厥妻淫奸之說亦無寃枉云故以此全釋放送云云一境之人莫不稱快皆以漢之于公比之其後御史趙榮世到本縣謂公曰暗行屢入貴境問公之政百姓皆曰我侯賢太守也清德善政前古無雙云而無論邑村人口爲碑古之召杜之謠無以過此也行何德政而致此耶吾亦復命之後欲得一塵顧學公治民之道

壬寅 公六十歲 四月移拜金山郡守 發行之日一邑上下民人攔道號呼獻酒送行至有揮泣不忍別者去後諸民各自出力刻石銘德以寓不忘列立邑村至今在焉○到郡爲政比咸昌加寬勤以剸煩悆以制節剝別宿弊修舉廢墜視民以誠不行私惠官民相孚令行禁止修學校敎生徒熙有彬彬之風右致力於軍政旗幟器械爲之一新別備銃鈒等物亦多入或勸令

上報公曰吾豈爲此要賞耶每於鍊習犒饗豐潔
賞給不吝軍情感悅歲時捐俸備物存問老人民
間或有貧窮不能嫁娶及葬埋者自官助其需使
不失時人莫不懷其德惠又嘗築堤開渠興水利
以業貧民其民至今賴之○秋農事失稔爲明春
賑恤請方伯及京司得錢穀數千歲飢右道尤甚
公將設賑政官家用度另爲節損往見方伯請得
營錢三千兩一千五百兩貿穀以爲賑資一千五
百兩則存本取利以爲待秋還償之計又上京見
大臣及惠廳堂上請得本郡儲置米一千石其半
則作錢貿穀其半則亦爲取利以爲來頭償納又
除出官需米一百六十石還上耗穀一百五十餘
石水丁米七十餘石還上耗麥八十石官耗租二
百餘石統營還耗米六十石巡營還耗米六十石
時監司與統使俱是親切隨請隨得故也自官料
理米二百餘石租五百餘石麥一百石太一百五
十石沈醬六十石鹽四十石及監營劃給鹽四十
石合米七百餘石而五百石分給結民以爲補納
大同木之地其餘儲置米換錢貿穀租一千五
百餘石合租二千石也以此爲來春賑民之資

癸卯 公六十一歲 正月始設賑政 抄出境内飢民一千四百餘口自是月三日爲始每壯丁租二斗麥五升鹽一升醬二升壯女租一斗五升麥五升鹽七合醬一升老弱租一斗麥五升鹽五合醬一升兒少租一斗式分定以給而一月限十日凡三次爲例二月加抄五百餘口三月加抄七百餘口前後合二千七百餘口分賑一如正月定式而抄飢逐月增加者以民人之貪饒不齊隨乏隨抄故也自正月以後隨戶之大小羸民之壯弱差分有制周恤均平流丐之聞風而至仰哺者亦多每於發倉之日別出米五石太一芥數十斗及醬十餘斗作羹造飯以饋之闔境無一餓死行乞亦免餓殍矣至四月注秧之時民多無種未播者公使面任一一摘查而出其賑租數百石以分惠使不能注秧之民無失農時郡民安堵感德入髓時郡司柴草捧於八結原是邑規而以年荒不得收由此官用艱乏一日公臨賑謂飢民等曰官有要求於汝等其能不難乎見今郡司柴政艱窘至於朝夕不繼此由民間飢饉不得收斂故也汝等後日之來多少助給否民皆應聲樂從而

去他日分賑也飢民輩男負女戴纏屬不絶輸納
于郡司柴積如山以此專救夏秋等結柴爲民省
役矣時御史金尚奎入界見賑政之善到郡對公
稱賀不已方伯李廷濟見畢賑狀移關使報自備
穀數蓋欲狀聞請賞計也公語人曰聚穀賑飢自
是守牧者之職分也遂以元無私備之意回報○
五月賑政畢行老人宴賑畢後公謂監官崔萬相
曰當此凶歲民無一人死亡之患此是一郡莫大
之慶賑恤今旣畢矣老人宴斷不可已乃抄出上
下老人一百六七十人別出自備餘米二十五石
賑恤餘租四十石又出官需米二十石使萬相主
管以備宴需是月廿五日設行兩班老人坐於廳
上常人則列坐于庭中而兩班婦女及病不能來
者其子孫代行公謂子弟曰吾亦老人也汝輩不
可不參仍命出坐宴席是日歌舞管絃雜沓交奏
黃耉白髮或歌或舞盡日歡樂而罷寔近世罕
有之勝事上下民人皆以爲有郡後初行云矣其
翌又以斗米酒肉送饋各人家其子孫皆來致謝
○八月長子光蓮小成報喜到門日境內民
人爭來獻賀皆以百錢賚納公却之不受○九

月庶孫俊基生

甲辰 公六十二歲 六月移拜潭陽府使 將行民人老少提車泣送既去追思歌之鍥崔銘德翌年府人李畫師來請公之像公叱斥送之 ○八月 景宗大王昇遐

英宗大王元年乙巳 公六十三歲 春棄官歸鄉 莅府七朔治理一如前規強柔胥化訖為大治有所不樂而賦還一境攀轅遮路如卧轍故事 ○二月庶子光健生

丙午 公六十四歲

丁未 公六十五歲 拜長城府使 府在湖南要衝之地吏習多詐民風好訟公到任之後東吏响民務盡誠謹吏民敬信莫敢怠慢矣

戊申 公六十六歲 三月孫孝基生○是月逆亂起 三南騷擾 王

使繹屬闕報委積公日夜酬應細大無遺府之東有白羊山城卽嶺下關防重地招集軍兵輪番守直又使僧將率僧軍一體巡檢使不得暫時移次民人騷動多有避亂者公作一通曉喩大小民使勿驚動如是一朔境內晏然鷄犬不驚○七月解紱而歸公新經變亂不樂在官語子弟曰吾年近七十吏役非其時也歸去桑梓之鄕耕吾田釣吾水飮啄隨分優遊自適以終餘年不亦樂哉仍修重記卽日發行方伯貽書不能挽邑民遮路不得留爲之磨崖以寓去後之思

己酉公六十七歲

庚戌公六十八歲

辛亥公六十九歲秋年事大歉餓殍遍滿道路公設粥以饋流丐門外終無僵尸

壬子公七十歲正月進秩緋玉長子光運職在侍從例推

恩典也○二月拜敦寧府都正時公適在京第而除是職肅謝後仍歸鄉廬◐築精舍于沙橋村以爲晚歲栖息之所公嘗言今之蔭仕即古之祿仕得失浮沈惟其所遇而年至則休是吾志也自長城賦歸遂小葉下沙橋絶意世事扁其堂曰晚省齋以韋世康所謂祿不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之語手書于寢屏上朝夕玩味之或發於吟詠排遣者無非就閑守靜之意也

癸丑公七十一歲八月哭長子光運◐是月孫彥基生

甲寅公七十二歲

乙卯公七十三歲春曾祖考墓表及誌成縣監公墓表陰記與墓誌文皆石湖公所撰述而至是公始得刻立燔埋之

丙辰公七十四歲

丁巳 公七十五歲

戊午 公七十六歲

己未 公七十七歲 十二月孫敏基生

庚申 公七十八歲 九月三日公忽得嘔逆之症因爲彌留屢朔沉綿元氣漸至澌敗未嘗委臥床褥日必整齊衣冠矣

辛酉 公七十九歲 正月二十六日戌時 考終于沙橋寢舍○二月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以參戊申會盟蒙 貤贈之典也○三月八日葬于長久洞先塋下卯坐之原

夫人洪氏合祔

遺事

公自兒時孝友端謹天質極高在家庭愛敬愉婉無一不適於父母之心侵晨問寢終日侍坐未嘗暫離左右書札酬應必代其勞或客煩之時則雖祁寒盛暑必退坐于廳若有所命則惟而無諾至夜命退而後乃退凡事無敢自專必稟而後行之

公幼被父師之敎訓定省之暇積誠攻苦肆力於經訓以及諸子書無不精熟及長遊於士友間所與同研共筆者皆一代名流也公獨無所成而晩乃棲遑於郡邑知公者莫不稱屈而公未嘗有歎卑之意也

公自兒時常受業于農隱先生與其子弟情若同己
先生愛公無異親子隨事敎戒公亦敬事如父每事
必稟議行之先生稟質篤實志氣剛方見人不是必
正色斥言親戚莫不敬憚先生未嘗輕許人善而每
稱公曰此兒克家子也
公事父母能竭其力承意迎志罔敢或違及其有疾
憂色動人夙夜侍湯衣不解帶及其喪也哀毁過度
公之季父進士公染得癘患而其子弟皆稀少故避
送于淨水庵公親自侍病盡誠救護竟至不淑初終
凡節獨自擔當務盡誠禮以至葬埋亦如之季母李

氏泣謝曰吾家窆葬非君厚德何能如是盡禮乎惟
君恩誼吾死不可忘靈若有知亦當感君於地下矣
祖妣黃夫人自遭進士公之戚不勝疚懷飲啖大減
氣力漸澌公侍側不離百端寬譬勸進藥餌夫人每
泣謂曰吾不忍恝汝至誠多強飲之
長湖公下世後齋舍五間自監營分定各邑使之造
給而墓下原有齋室不必疊成故公欲以價物代捧
公之仲父吉州公要以移造栗里家舍公應諾之其
後吉州公欲報價本公固謝不受
公祭祀時尤致敬謹或得美味必堅封深藏之以備

祭用臨齋澡潔盡其誠敬將事之時正立凝神不出一言而內外肅如也年齡既高之後非甚病未嘗不參或有風雨寒暑之時子弟請代行則公不可曰吾今朝暮之人爾生前致誠處只有參祭一節也不病而何可廢耶

公氣宇嚴毅舉止重厚平居恬靜周愼動遵繩墨家庭之間莊以涖之慈以育之婢僕之徒恩以撫之嚴以御之內外上下衣服飲食各稱其分子弟少長教養戒飭各因其才而必以文行爲本而勉勵焉

其待人接物動靜語默各有其節言不取苟合行不

取苟容人或有不當問而問不當言而言則屢問而終不答屢言而終不聽至於朝廷得失官府是非則必正色斥之論人之臧否虛實洞然如見其肺腑久而愈信是以親戚故舊不敢干以私

公之同氣只有伯姊趙參判夫人年歲相若友愛至篤事有疑難則必相就而商量焉得一美味則輒走僮而分嘗之中年姊氏寡居家事亦甚旁落公遞日省視隨事眷念作宰時每以不能逮事者移事之及至暮年各在京鄉常以不能源源爲至戀不肖在京時常貽書戒之曰汝輩必以事慈母之道事我姊氏

慰此遠外眷戀之懷是孝子事也嘗値嚴冬雪寒甚
酷公朝起神觀有愁沮之色侍人請問曰夜來神色
甚不好或有不安節而然乎公愀然良久曰適有患
慮達夜失睡故耶吾則居在溫堗終夜穩寢而老婦
當此極寒想必居處冷薄不能安寢矣以此思慮耿
耿通宵不得交睫也似或因是而顏色不好爾
公待宗族處朋友一以誠心隨事切磨必以信義未
嘗苟同於己於人物我洞然雖小事細行無非實德
所存也晚來京鄉親朋之人零落殆盡惟有曹公夏
奇歸然獨存自少時有伍舉聲子之好而京鄉隔遠

會合無期每以書札詩篇往復不已以慰老來戀戀之懷至末年終不替自鄉居後與玩碁軒敬庵諸公居止相近必以肩輿追隨團欒文酒逐日源源乍阻則書札相候未嘗有旬日間阻也

或勸公爲子孫立產業公曰賈生有言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亾幾且吾先世以清謹傳業後孫常恐荒急以爲祖先之羞辱渠輩當菑畬經傳以自樹立而已吾何必產業爲哉聞人之取利營產者則必面斥之不少饒貸是以累典州郡氷蘗之操終始一節終無一區宅一頃庄之增益其視財利芬華如惡惡臭

常自勵曰不汚我淸白家傳之風粗效吾涓埃報國之誠足矣

公常言曰辭受是士君子大節苟失其正餘無足觀自古名賢皆以志操正直爲重不得其正則自處以士君子終歸小人之科而已矣

一日諸子侍坐公戒之曰娶妻則人必責之以成人然取妻非成人進學修行是爲成人也又戒之曰古人以爲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溺愛妻子而能孝於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汝輩必須加意警惕

公嘗曰子弟之言行有缺而父兄不知教誨者其與愛禽獸何異哉仍戒飭子弟曰吾觀內外族黨家子弟孝父母友兄弟勤學修行則其家必興貪財好色不學無行則其家必替科第非吾所急也汝輩必須勉旃

謂諸子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之義汝輩能體行則持身不足憂也

公嘗見子弟之偃臥誨責曰子弟之職早起梳洗省親之後退歸私次端坐讀書可也而吾觀汝輩不臥則必欹跪全昧持身之道故每加誨飭而終不改何

也年少之人嗜臥則心放心放則體解體解則四肢不攝甚非敬身之道且嗜臥而享壽者吾未之見也是以古人必以收拾心身爲第一工夫汝輩學識魯莽不識此等格言故以放心解體看作例事如是成習則將何以行於世乎此後則切宜銘念言語動作之間勿復有此失

公至大耋之年終不少懈每朝盥梳衣冠雖苦熱不廢巾襪終日端坐不跛不倚惟以書史自娛子弟侍人未嘗見其怠慢之容矣

子弟嘗有出入處而使奴雇馬矣公聞之而嚴責曰

年少之人出入時家中有馬則騎之無馬則徒步可
也而汝輩則每爲占優有此雇馬之事漸不可長命
還其馬使之徒步往來
子弟或有器玩之美者公輒痛訶之曰少輩此等玩
好甚非美事貪玩不已則卽一商賈畢竟安知不入
於玩物喪志之歸也少予先選當嚴冬着羊皮褙子
公適見大不樂曰吾新婚時得着天馬皮小裏衣先
君子見而問之招致汝母大加警責曰非但先世有
遺訓吾亦有所執居家衣食極其儉約則汝家雖富
貴安敢乃爾日後更勿以此等奢麗之物入吾門仍

治新婢命焚其衣其時悚惶之心至今不弛故每向
汝輩語其事而戒飭矣安敢着此衣仍命解脫卽還
西平公子家
公晩來常戒子弟曰近來少輩全昧事親敬長之道
居家行事無非不學中做而對人之際強飾外面以
眩人耳目爲能事誠可慨然又曰年少之人汨沒於
財利服飾等事則此乃市井之伎倆汝輩須勿效尤
公家素多奴僕散在近地公慮其作弊於民間及場
市嚴加拘束或有犯之而入聞則雖在事過之後不
問曲直必嚴治之以此奴輩不敢與人爭詰鄰里鄉

黨莫不稱善

公居鄉數十年閉門養閒守已靜拙不通官人不接外客惟以治庭階栽花竹或植杖理園逍遙自適多有歸樂之趣遠近之人聞風慕名時來叩門請見公稱病不見而謝遣之門庭常寂寂矣每當糶糴時則不待官督而先期備納又於徭役之時每使廊奴必居先赴役毋敢或違官令一畝一指不令倖漏於征稅曰事雖微細亦是欺國也士大夫居鄉圖免官徭非武斷則苟簡皆非道理也平日元無借貸使役之事故近村民人罕識公之顏範而有或以時物來獻

者公稱謝而不受之

公居郡府時常言曰爲字牧者使百姓耕種以時使章甫學業有程軍無闕額民不加賦則庶幾不負其職事治官事如治家事一時不敢暇逸一毫亦不敢妄費所在治績自著民稱神明以是鄰邑守宰或以疑難之政質議於公方伯亦以列邑大訟疑獄多委之公而公不事表襮不苟去就

公爲政謹守三尺不喜紛更務持廉簡略苛細存大體常以民生利病爲念便民之政盡心講求客有自外方來者必問民間疾苦水旱豐凶而以紓民力阜

民財輕民役厚民俗爲務至若衙能要譽若將浼已
淸靜無爲而事皆辦治拙於催科而民自赴期爭訟
不煩岸獄屢空矣
公常曰吾五典州郡無他可稱之績然不妄殺一人
是吾幸也官庫盈溢充積而廐無良馬坐無華茵至
於書几硏匣之微一無營造者嚴飭婢僕令內外隔
絶不通商貨衙內肅如也尤致謹於辭受取與官下
一物終不近身及歸行李蕭然五郡吏民皆追思歌
之處處鑱崖銘德

墓表陰記　七代孫正重謹識

府君諱東魯字士述姓尹氏坡平人考諱敬敎副提學祖諱抃執義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勛舉縣監贈左承旨文正公八松先生之主鬯玄孫也妣淸州韓氏牧使壽遠之女府君以粹美之稟篤實之姿濡染庭訓德器早成又受業于明齋農窩兩先生益知爲己之實入道之要晨必正衣冠終日端坐嚴毅而重厚恬淡而周愼動靜語默一遵繩墨未嘗有怠慢之容事父母承意迎志敎子弟以孝待宗族以和御婢僕以寬處朋友以信平生不營產業衣食苟充而已己丑拜長寧殿參奉是年秋儒臣以八松書西兩

先生 贈職 贈謚事陳達且請嗣孫調用故有是除府君以世臣之義黽勉就職內而慶基殿參奉繕工奉事尚衣直長禮賓冰庫別提禁府都事司宰主簿翊衛衛率外而文義咸昌縣監金山郡守潭陽長城府使以長子侍從推 恩陞秩通政拜敦寧府都正此其官歷之槩也其在官也使民而耕種以時士而學業有程軍無闕額田不加賦謹守三尺不喜紛更務存大體不求名達嘗曰吾五典州郡無他可稱而不妄殺一人是吾幸也是以所至吏民愛戴去後有留思碑此可以見府君行義之一端也府君生於

崇禎癸卯正月九日卒於辛酉正月二十六日壽七十九以參戊申會盟追 贈吏曹參判兼帶如例貞夫人南陽洪氏郡守九齡之女有女士行生以府君同年卒先府君二十二年合窆于長久洞先塋階下卯原舉五男長曰光運應教次曰光遇光逸光進光選出爲東輔后側室男光健光運光遇俱早卒无育光逸三男長顯基縣監爲光運嗣彥圭敏基爲光遇嗣一女參奉李義任側室男俊基光進系男迴基側室二女白師容金在田光選一男孝基二女趙文鎭李安鼎光健一男哲圭曾玄以下不盡錄

祭文

從弟東益東說

嗚呼箕範九五福一曰壽壽是古今人所共願欲而鮮能者也至於吾家諸父諸兄俱未執長年或未免夭折而公獨超然久視恰滿八耋殆同靈光之巋然至若富貴多男眞所謂厚福假蝦而公能兼享位躋緋玉庭列寶樹又及此閑暇優遊鄉園而以天年終於牖下箕範所謂考終命公亦有之則公於今日之觀化似無餘憾顧此少弟輩早失怙恃零丁孤弱伯仲兩兄俱以壯年相繼夭逝孤露餘生無與爲命惟吾兩從兄是依是靠擬與百年相守以終餘年昔在

戊戌二兄棄世不料今者又公長逝從今以後少弟輩有罪過誰復規之有疑晦將焉質之倀倀此世無復依賴安得不失聲而長號殞心而啜泣也嗚呼公乎慈諒之質得之天賦詩禮之教聞之家庭居家律身俱有規模早朝盥櫛衣冠必整年至衰暮未嘗懈弛謹飭玆守儉約是務至於奉先之節接賓之道皆有定式克遵先訓少弟於此居常欽服今焉已矣覓何覿德嗚呼公乎粤自少時居志科業只緣數短竟未闡名而晚簉蔭仕累宰湖嶺清白為治綽有聲績此亦為知公之一端而何足為展布所蘊也嗚呼公

之一生空乎百祿咸萃而亦有所逕庭膝下喪明之慽至於再遭此固人理所不可堪而念公長胤以大宗嫡嗣早歲蜚英克趾世美而年未半百一疾溘然是何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耶此固公晚福之欠缺處始歎吾人福祿之圓滿儘不易得雖使行路聞之無不憐惻而抆涕況公白首之年志氣俱衰有難排遣而亦能以理達觀別無摧剝賈傷之節公之平日所存亦可見矣嗚呼子姓繁昌鵠峙蘭茁身後餘慶亦將可卜嗚呼日月莫淹違期將迫先塋之側幽宅已占延津雙劍會合有時幽明無異魂若有知則公必

厭世樂歸少無怛化之意惟其佳城一閟音容永隔此則少弟輩俯仰天地抱痛無窮者也語有盡而哀無極焉公其知耶否耶嗚呼痛哉尚饗

又　　再從子先宅

嗚呼痛哉公於我父行最長而又於我先爲嫡嗣巋然獨存爲宗依庇及公長逝之日凡吾宗之人皆曰吾門衰矣吾宗亾矣莫不奔走號泣含哀相弔而小子之尤所失聲長痛如家之擢樑靡所仰焉若瞽之失相無無所依焉遑遑如也倀倀如也莫適攸向而若無以爲生者豈徒以門之衰宗之亾而爲慟止哉嗚

呼痛哉小子幼失怙恃子子靡依至痛平生視諸父之愛我而猶子者雖未能事之若父而惟以仰賴爲命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粤自戊申公賦歸田園結茅于松楸之下以爲終老之計今亦有年所源源承顔或信宿而歸或奉誨而退一年之間一月之内未知其幾度數數而尋常提撕之餘眷顧撫恤之德溢於言表儘無異於父之於子也我寒而公爲之悶焉我飢而公爲之矜焉誰謂公奄忽至此俾我後生小子遽抱無涯之慽而喪其所依賴也嗚呼世間福祿人必以壽康而多男爲稱則公既幷有而兼享之矣

居家則守之以法度處官則律之以清儉五典州郡
令譽上徹三品緋玉八旬觀化可謂人世完福庶無
所憾而晚歲不幸長胤方貴而旋折家門衰替之漸
有不可言而公亦以是爲至痛至於疾病之際以晚
福之欠事歷言于諸昆季侍湯之時又以奉先之事
睦親之道申戒于宗黨問候之日氣息奄奄遺托申
申於此尤可見公精神定力之素所蓄積者也嗚呼
公之守法清儉無忝世德有貽孫謨者此槩公之實
德然也追榮崇資雖緣子貴而亦及於襄事之前
邦家之恩渥矣子孫之幸多矣然以小子區區慕悅

之誠固不無有慨於心者向所謂三品之秩五郡之績不可謂稱公之才與德也而視諸無其才無其德而得位而名顯者何也韓文公所云能於人而不能於天者非耶嗚呼日月有期窆奉將迫瞻彼松柏先壠之側萬年幽堂於焉是卜一觴告訣九地難作薄奠蕪辭薦此微悃伏惟公靈庶幾歆格尚饗

又　　再從子光庭

嗚呼人之有此行終不可免者耶有生有死卽理之固然如我公八十之年儵然觀化者以命以理亦復奚疑哉惟公晩景聰明不減筋力猶強非但一門咸

謂必能享到期頤公之自期亦不止此豈料一疾而奄至於斯耶屬纊前十餘日猶引接外客神氣不亂言語如常孰謂精力如許而遽爾告終耶痛矣痛矣嗚呼叔父貞固其心簡重其儀奉承先訓操守剛介至於奉祀則必盡其誠敬檢身則必欲以規矩居家則待人接物恩義備至公之所存於此蓋可知矣少而績文竟未成一名晩筮蔭仕累典大郡於公雖屈而秩高三品不可謂不貴矣自高曾以下壽未有躋大耋者至我叔父而始見焉今年七十有九歲踰耆望耋不可謂不壽矣五子極肖一子登龍推恩及親

銘絢爛亦可謂福矣貴而壽壽而多男人間完福於斯足矣此宗黨鄉鄰所以艷羨而稱道者也所可悲者謝家寶樹雙枝先折此爲公至痛而況公伯胤早歲蜚英謂可以榮親庇族而不幸短命中道而霣折公於平日雖排抑而自遣病革時猶有悼死傷念之意則豈不爲長逝之恨耶痛矣痛矣嗟吾小姪早失所怙所仰望而依賴者惟吾仲季兩父與公三人在耳公又見棄孤露餘生將誰瞻依而爲生若之何不使我失聲而長痛咎造化而怨鬼神也耶往在己未冬 國有優老之典是時公之諸子延賓客邀親戚

設宴稱慶回念盛事若隔前晨而不出三載已成陳迹敷腴之顔色整飭之容範不可得以復見矣諄諄勸戒之辭惓惓憐恤之語不可得以復聞矣日月有時啓期奄迫終老於桑梓之鄉永歸於松楸之麓嗚呼叔父生死俱安已矣已矣尚忍何言一觴奉設用薦哀忱如有不昧者存尚垂鑑臨嗚呼哀哉尚饗

又　　　　再從子光迪

嗚呼聞公之訃倏已三踰月而此心忽忽猶疑其非眞今日之來若將承公之顔拜公之誨矣及升公堂徒見素帷丹旌而僾然之容溫然之音已無所接噫

今而後公眞逝矣公眞逝矣前秋累拜床下竊仰神
氣尚旺不似八十歲老人私心欣慶祝以期頤之壽
公謂小子曰明春欲上洛園會子孫以娛晩景小子
敬受而識之歸語親黨計日以待豈意此事未成而
遽以凶音至也嗚呼痛哉公於小子實子視之小子
亦以事先親者事之今焉已矣煢煢餘生將何所依
仰也方公之病也小子在京有故未卽馳省蓋恃平
日之強健而不曾深慮故也若知如此豈不蹶蹶進
候以效微誠於侍湯之列恭承遺音於屬纊之前耶
痛矣痛矣嗚呼公旣享八耋之壽矣又曾有五丈夫

子矣充堂衍字蘭玉列侍人皆頌徐卿之不憂而不幸仲子早夭而不嗣伯子方享而旋閼藐諸螟蛉承我宗祧則夫何福善之不終耶公每以是怛然疚心又以仲子後事一日詔小子以繼絶之義辭意悲切足淚傍人小子不忍違卽以文字奉承至意而公嘗有意於率致膝下親加敎育第緣事勢相碍以致公之竟未識面此亦爲幽明之恨也若夫公之居家行誼莅官事實固非小子一二言所可形容者而早歲詞藝竟未大闡晩年筮仕沉屈墨綬壽猶徵仁位不稱德則賦豐而報嗇蘊富而施局天理之未可恃者

有如是耶昔當趨拜之時公輒以小子家事爲憂指
導戒諭之言縷縷不已今不得而復聞小子之痛於
此而尤切矣自公之退居丘園雖不能長侍杖屨每
歲春秋必有承候之便而猶恨其會少別多矣今此
一訣之後寧有更拜之期耶惟彼舊廬巋然獨存依
依松楸滿目凄凉則他日去來之際將何以爲懷言
念至此心膽俱墜嗚呼日月莫淹卽遠有期聊具薄
奠來哭靈筵一聲長慟千古永訣哀衷所激未暇於
文公其知耶否耶嗚呼哀哉尙饗

又　內從弟月城李和慶

嗚呼惟我表從兄天資粹美玉蘊珠藏形端體正神秀骨淸敬直義方承訓家庭自少至老無求無營滿壁揭書罔非自警恬静之操物不能誘剛方之論人不敢議倘微素守豈云若是合試廊廟上棲枳棘人雖須惠自視不足長胤早闡喜溢點額理似責後慶宜緜邈驥步纔展遽爾奪速始何福畀後胡禍餉誠有難諶追憶心愴享以大耋是公天定宦遊匪心志在田畝婆娑初服脫略塵臼晚點庄廬于彼松楸蕭灑送日聊以優遊翩翩赫蹄邀我者幾白髮相映笑語亹亹曾未幾何一疾沈綿我來相省神精猶昔呼

使促坐迺有兩說是誠雅言宛若平日嗚呼痛哉誰知一夕幽明永隔卽事非古可堪呼哭在公無憾存者之慽乃卜宅兆先壠之側歸侍泉臺精魄攸托居諸易邇卽遠斯迫悲風捲幔曉月窺櫺如聞謦咳莫睹儀形我呼不應我哭不聽撫柩長痛方寸如割顧我衰朽亦豈久活他日泉路庶幾相隨含哀寫辭敬奠菲薄不昧者存倘或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都正公遺稿附錄終

應敎公遺疏

翰苑被薦時拿推原情

云云翰苑之職自是名塗初程惟以廉隅爲重故新薦之際先進之言少或不滿於薦中一人則幷與全薦而棄之翰苑規例自古而然前後膺是選者聞有物議輒事撕捱未嘗有出應者非但廉隅所存不可冒沒而已館規至嚴有不敢虧損故也矣身前冬適往醴泉郡守李匡輔家則匡輔問及矣身去就仍曰新薦頗有人言終未可爲完薦云云所謂人言卽指趙趾彬之言也其日又見趙趾彬趾彬追說回薦時

事其略曰當初史官持薦記來到之時吾謂之曰副
薦吾所不知之人此外無他可薦之人歟昨年九月
以前論罪其父爲何如而到今必擧其子爲薦抑何
事也吾則不欲可否於其間史官曰君言如此將何
以爲之耶吾答曰看他世界好好了當云云趾彬之
言旣有所指則固非干涉於矣身者而其所謂看他
世界好好了當云者其不滿於薦事可以推知翰苑
先進有此不滿之言則匡輔所謂未完之薦者不爽
矣旣以其薦謂之未完則被薦中人自諉以非指吾
身而厭然冒進寧有是理矣身如或貪饕榮選冒昧

膺命一身廉隅顧不暇論而其於隳損館規何哉
百爾思之萬無冒出之勢前後講坐終未進參蓋緣
區區所守迷不知變而揆以分義慢蹇之罪在所難
免云云

辭正言疏

伏以臣新進庸陋才識鹵莽凡於世務百無一可自
量已分念絕榮塗春坊薇垣何等清選而先後　恩
除次第荐降憊臺閣之職責任甚重人主耳目之所
寄一國是非之攸係雖在平常無事之日言議風裁
爲世所推者當之猶有債職之懼况今逆亂甫平國

事泮渙討復之大論尚未支伸朝綱之頹弛日以益甚此時振勵之責尤係於言官則顧念如臣人微望輕言議巽軟者夫豈有一毫近似於此職哉伏乞

聖明亟許遞臣職名以重臺選俾伸私義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再疏 呈政院還出給

伏以臣本以無似忝叨言地頃陳微悃冀蒙 矜諒及承 聖批以勿辭察職爲 敎臣於是進退路窮一倍狼狽日尋辭單見阻喉司衷情莫暴職名虛帶尋常悚縮若隕淵谷臣於向來翰薦事當初自劃蓋

不獲已而莫重史薦因此誤了既出之人反致難安
事端紛紜罷削相仍究厥所由莫非臣罪而畢竟陛
六之 命爲臣媒進之階紫塗華貫先人冒占噫人
臣事君分義雖嚴士夫持身廉隅亦重故古人曰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廉隅之於世道其爲關係顧不重
歟况臣通籍屬耳初事 君父其所自期而自勵者
與他尤別而今於去就之際一有放倒則沒身羞恥
終難湔洗與其徒畏分義冒昧承膺以作忘廉冒恥
之人無寧伏逋慢之誅俾無愧於此心而已言責重
地緣臣虛曠臣罪於此實合萬殞伏乞 聖慈俯察

危悃亟許鐫削臣職以安私分仍治臣慢　命之罪
以肅朝綱不勝萬幸云云

啓辭

將卒之間體統至截必須嚴其紀律然後乃可以行
號令於緩急之際也春間摠戎廳哨官羅億齡有所
見過於主將使其中軍看施杖罰在億齡之道無論
罪過之有無既有將令則宜不敢拒逆而纔施一杖
蹶然起立詬辱主將無所不至聽聞所及莫不駭痛
爲主將者宜有別樣嚴斷之舉而恬不爲怪置之尋
常及其諸將校齊進請罪之後始乃略施警責只令

汰去身爲將臣若有紀律軍校之惡言詬辱何至若
是事雖微細關係軍法其在懲勵之道不可以事在
旣往而置之請羅億齡各別科罪摠戎使申光夏從
重推考　宣陵奉事李曒爲人妄誕行已鄙瑣自鬻
賤術濫通仕籍以昨年內資寺事觀之奉職無狀之
實據此可知而劾罷未幾旋授本職除目之下物情
俱駭請　宣陵奉事李曒汰去
答曰兩件事依啓

避嫌 因申光夏疏下

臣於日昨以摠戎使申光夏推考及羅億齡科罪事

有所論 啓而蒙 允矣即伏見申光夏疏本則其
所爲言全沒事實欲使臣言歸之爽誤臣於此窃不
勝駭歎焉夫臺閣論人雖許風聞告 君文字何等
重大則臣獨何心捌出無根之言自陷於誣人之科
哉蓋億齡之詬辱主將誠一世變軍情齊憤傳說狼
籍事雖微細關係紀律况甫經變亂尤宜有懲礪之
道而或慮風聞之不的招致伊時目擊之人詳問委
折衆口如一而後始乃發 啓而主將問備之請亦
出於酌量則其在光夏之道唯當愧服引咎之不暇
而悶其疲軟之自露乃反費辭自卞并與億齡之罪

而周遮之有若初不聞知者然而終不免於自欺之歸臣窃惜之雖以其疏中不順等語觀之旣曰不順則其所詬辱推此可知而欲文已過營護不已其亦可笑也然臣之所論與彼疏下之言若是相反則臣何可自以爲是而晏於臺次乎請 命遞斥臣職

答曰勿辭入司憲沈珙處置當初論啓旣據所聞自下之言何必爲嫌請出仕

請收李顯謨尹彙貞兩儒臣補外之 命疏政院不捧還送

伏以臣姿性庸陋言議骫骳本不合於言責之地而屢辭 恩除跡涉慢褻他不暇顧僶勉出肅只爲粗

伸分義之計初非因仍盤礴之志而適緣僚臺之有
故推移無路尚此蹲冒孤負職責愧懼罙切且臣素
患痰火之疾一倍添就於鎮日奔走之餘症情危苦
日夜叫痛兼以濕痰結核屈伸俱妨戶庭之間行步
甚艱以此病狀萬無供仕之望伏乞 聖慈俯垂諒
察亟許遞改臣職以安微分以便調治不勝萬幸臣
方乞免不宜復及他事而第於日昨兩儒臣補外之
命有不勝驚歎者蓋比來玉署之臣過守廉隅徒
事撕捱有 命輒辭有 名輒違譴罷置對殆無虛
日致使 法講 令下旋寢禁直居多見闕此固近

日之痼弊而 聖上所以前後勅勵非止一再也今
兩儒臣徑出之由臣未知其間事勢之如何而自相
推諉終至闕直論其舉措誠極駭然責罰之加其烏
得免 殿下之今日處分誠出於振頹綱革痼弊之
盛意然 人君用罰貴在得中若或罰輕而罪重罪
輕而罰重則俱未免爲失中之歸且 朝家之待儒
臣比他自別而顧此兩臣之罪旣無他端而不過曰
過守廉隅推諉闕直而已小則拿推可也大則削罷
亦可也今 殿下不少舒究徑施 威怒至使出入
經幄之臣蒼黃遠斥於千里荒塞之外其景色已極

愁沮而又令道臣計日馳聞有若罪過至重不容頃刻少留者然其於聽聞之駭惑果如何哉諸臣以此爲言者蓋見　君父失中之擧不忍泯默有所匡救殿下不賜開納一例留難至以不念事體厚於儒臣爲　敎今日廷臣雖甚無狀豈不知事體之至重而爲容護儒臣之計哉竊爲　殿下惜此擧也伏願聖明特賜裁幸亟　寢成命焉

聞親病下鄕疏

伏以臣父時在尼山地而年迫七十素抱重疾風痰爲祟半體顫掉于今十餘載矣及此年紀遲暮血氣

衰耗之後病根轉深症情危苦藥餌扶將殆無一日
之安臣之情理實無許久離違之勢而身縻職名不
敢言私抑情供仕尚此遲回卽接鄉信臣父宿病之
外添得暑感舊症新恙一時并發飲食全廢氣息凜
凜委頓床席有加無減而病裏情弱思臣倍切寢寤
之間不覺頻呼日夕懸想又添一病俾人急到要臣
下來臣聞此報方寸煎灼急於歸護一刻難淹不得
不畱呈短疏徑尋鄉路臣罪至此萬殞猶輕且臣之
今行爲護父病歸期遲速有未可預料所帶職名若
未得遞解則言責重地非但有癏曠之慮在臣私分

誠有所不敢安者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亟 賜恩
遞俾得專意往護仍治臣徑行之罪以肅 朝綱不
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往護焉

辭副修撰縣道疏

伏以臣凡愚庸下百無一可而徒藉先蔭厚沐 洪
造前後叨竊罔非淸華自量已分萬不近似怵畏分
義逃遁不得冒據臺地凡幾日月而未曾出一言論
一事以效一日之責臣實自愧人謂斯何畢竟 恩
遞薄示 警責臣聞 命惶恧若無所容曾未幾何

誤 恩轉加以臣爲弘文館副修撰 除旨遝降馹
名繼辱臣悚然以懼恧然以愧莫知措躬之所也
噫臣之無用之實旣是同朝之所共知抑或 聖明
亦已 俯悉而乃反畀之以萬萬不敢當之職無少
難愼 朝家之催完圈錄遴選才彥之意果安在哉
然在臣則榮寵極矣感激 恩私固當趍承之不暇
而第臣於玆職有不可冒當者非止一端以言其才
分則難堪也以言其疾病則難強也臣請罄陳肝膈
以冀 聖慈之矜察焉竊念玉署之職何等極選何
等責任自古居是選者如非經學鴻儒必是詞翰重

望蓋其昵侍 經筵朝夕納誨講說道義成就 君
德職常親而資啓沃之效官雖卑而有輔弼之責故
耳歷數古今固未有如臣之庸碌或能窮據者也臣
自少失學中年淹病未嘗專一經了一書以發其智
思而資性鹵滯見識昏昧雖尋常文字稍有糾錯猶
未能締思卞解剏彼經傳浩博之文理義深奧之旨
臣何以剖析劈破而仰備顧問耶伏惟我 聖上至
誠求道日親經史 睿學高明聖化旁達此時瀛館
之選尤宜審慎而顧以如臣蔑裂鹵莽者苟然備數
俾責萬一之效殆無異於任僬僥以百勻責駑駘以

千里也雖使臣日侍 前席三時討講有何裨補於
緝熙之 聖工哉如是而曰儒臣曰玉堂臣心慚愧
有不足道而 淸朝公議必不相貸臣雖至愚其何
敢不自量而冒昧承膺上以累 聖朝簡拔之明下
以貽當世學士之羞哉臣之才分決不可冒承者此
也且伏聞 園陵 行幸期日已卜臣之所叨旣忝
邇班則以此情地雖不得廁列於 陪從之末其在
分義固當祗伏路左以伸迎送之禮而顧此病情轉
動無路 恩名之下竟未祗承臣罪至此萬戮猶輕
伏乞 聖明下臣司敗幷治臣前後負犯以肅朝綱

以警具僚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應教公遺疏附錄

家狀

六代孫正重謹述

公諱光運字亨伯尹氏系出坡平始祖諱莘達高麗開國功臣三重大匡太師四傳而有諱瓘以平戎拓地功位門下侍中鈴平縣開國伯謚文肅自是殊勳碩德赫世貴顯入我朝諱坤佐太宗用佐命功封坡平君吏曹判書行上相謚昭靖又數世而諱倬號平窩中宗朝久長國學成就甚多如李退溪宋圭菴實爲嫡傳而爲百代矜式有諱暾贈左承旨諱昌世贈吏曹參判兩世俱有隱德不仕始居于

尼山五代祖諱煌號八松大司諫　贈領相諡文正
道學節義爲一世宗仰高祖諱勛畢高山縣監　贈
左承旨曾祖諱抃執義　贈吏曹參判祖諱敬敎號
長湖副提學有淸名直節考諱東魯蔭府使以公貴
進秩緋玉敦寧都正曾參戊申會盟　贈吏曹參判
妣南陽洪氏郡守諱九齡之女明敏婉淑有女士行
公以　肅宗己巳十一月初五日酉時生于尼山長
久洞里第自在幼時不喜遊戲其在父母之側應對
惟勤未嘗有違於親心每以其淸弱不甚課檢自能
勤學孜孜不已癸卯進士丙午擢謁聖科時黨人用

事公不樂在京卷歸鄉里丁未五月分隷槐院爲權
知副正字七月斥退羣奸進用舊人首拜注書差實
錄郎廳戊申八月被翰薦以同薦鄭弘祥之見枳混
進爲難安不爲應講有拿推之 命公就理原情略
曰翰苑之職自是名道初程惟以廉隅爲重故新薦
之際先進之言少或不滿於薦中一人則幷與全薦
而棄之翰苑規例自古而然如或貪饕榮選冒昧膺
命一身廉隅顧不暇論而其於隳損館規何哉云
云大臣陳達蒙放陞六付副司果拜侍講院司書移
拜司諫院正言公辭疏略曰臣新進庸陋才識鹵莽

凡於世務百無一可自量已分念絶榮途春坊薇垣
何等淸選而先後 恩除次第荐降噫臺閣之職責
任甚重人主耳目之所寄一國是非之攸係雖在平
常無事之日言議風裁爲世所推者當之猶有僨事
之懼况今逆亂甫平國事泮渙討復之大論尚未支
伸朝綱之頹弛日以益甚此時振勵之責尤係於言
官則如臣人微望輕者豈有近似於此職哉移拜司
憲府持平啓論摠戎使申光夏軍律不嚴之罪又論
宣陵奉事李㬔行已妄誕之失幷依啓時有李顯
謨尹彙貞兩儒臣補外之 命公陳疏伸救略曰臣

伏聞日昨兩儒臣補外之 命有不勝驚歎者蓋此
來玉署之臣過守廉隅徒事撕捱有 命輒辭有
名輒違譴罷置對殆無虛日致使 法講 令下旋
寢禁直居多見闕此固近日之痼弊而 聖上所以
前後敕勵非止一再也今兩儒臣徑出之由臣未知
其間事勢之如何而自相推諉終至闕直論其擧措
誠極該然責罰之加其烏得免然 人君用罰貴在
得中且 朝家之待儒臣比他自別而顧此兩臣之
罪旣無他端而不過曰過守廉隅推諉闕直而已今
殿下不少紓究徑施 威怒至使出入經幄之臣

蒼黃遠逐於千里荒塞之外其景色已極愁沮而又令道臣計日馳聞有若罪過至重不容頃刻少留者然其於聽聞之駭感果如何哉竊爲 殿下惜此擧也旋以親病帶職下鄕被校理金尚星論罪遞拜弘文館副修撰知 製敎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兼中學敎授移副校理公素有痰火之病症勢沈重出寓果川陳疏遞差付龍驤衛副司直自是拜修撰者五持平者二校理者二司直者一 日筵中上下敎曰尹某一不行公有何執乎大臣趙文命對曰臣聞此人素抱奇疾勢難從宦云矣 上曰予將

見之使之入直可也公聞　敎不得已出謝持被入侍召對復以宿病陳疏徑出坐罷復拜副修撰兼校書館校理司諫院獻納遞付司直又拜修撰獻納者各二以臺職不行公有罷職不叙之　命拜北道評事以親年七十呈遞拜吏曹佐郎移獻納又拜吏曹佐郎移副校理兼西學敎授漢學敎授時聞親癠危篤陳疏下鄕略曰臣父在尼山地而年迫七十素抱重疾風痰爲祟于今十餘歲矣病根轉甚症情危苦藥餌扶將殆無一日之安臣之情理實無許久離違之勢而身縻職名不敢言私抑情供仕尚此遲迴方

寸煎灼急於歸護臣罪至此萬戮猶輕所帶職名若
不遞解則言責重地非但有瘴癘之慮在臣私分誠
所不敢亟賜 恩遞俾得專意往護云云答以勿辭
往護而遞連拜校理獻納西學教授義興衛副司果
在鄉縣道累疏遞又拜副應教副修撰馹召不止入
城供職移獻納以覲親之行復還尼鄉前此公力求
外補以爲一日專城之養癸丑八月初三日拜大興
郡守初八日猝得疾九日未明卒于鄉第朝野莫不
痛惜享年四十五十月葬于公州曲火川面安永里
良原配淑人東萊鄭氏都正諱昷先之女陽坡諱太

和之曾孫也性行淑慎配德無違卒附葬焉無嗣以
弟光逸之子顯基爲后陽城縣監孫定鎭僉正曾玄
以下不盡錄嗚呼公禀賦清粹慈諒謹愼動遵繩墨
平居咳唾不出於牕外叱責不加於婢僕性好讀書
日夜勤勵尤著工於朱子書終日對卂矻矻及至釋
褐之後閉門自守口不道朝廷得失足不踐權貴之
門不求進就不喜交遊常曰一出仕道進退俱難則
難進易退是吾家世守之義也吾豈苟然哉是以清
塗華貫 除書聯翩而立朝日月僅爲四十餘日於
此足以見公恬退之一節也嗚呼公之潛德幽行可

傳於世者何限而小子蒙愚菸然不知爲辭謹就家藏遺事收錄如右以俟夫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祭文　弟光逸

嗚呼痛哉兄弟無祿耶家運衰替耶抑皇天不佑善人無賴耶生既不偶奪又何速嗚呼痛哉早闡大解歷踐華貫人之願也而公副其願舞彩萊庭和湛鴒原人之樂也而公享其樂以公美質生吾積累之家受此福祿之報則天之於公若將培之何不兼假以遐筭更佑以多男俾以無添乎所生襲美乎世烈而乃反中折於長途終乏一血胤以繼鎖鑠斬伐至於

此極而以貽我高堂白首之痛耶嗚呼痛哉蘭桂之擢名緋玉之及親榮光溢矣恩數異矣以衆人視之可謂償丈夫平生之志而公之意惟在悅親心而已其於仕進之榮榮世路之紛紛能脫然灑然視之以外物常曰難進而易退吾家之世德吾雖不及於古人惟此遺法吾當遵以勿墜可也有 召則僶勉而行無職則浩然而歸不少留意於奔競而惟知學業之爲本務訓誨之爲實工則於此見公之視芬華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弟有一子公取爲後宗嗣之重幹蠱之美責在於是而稚騃無知成就杳慼公之

志良苦而公之後事亦可悲也嗚呼痛哉欲得便近一少郡以圖三春寸草之報而 除旨纔降公已在殯邱人之走報騶御之來待豈空老親所忍見哉嗚呼痛哉眞耶夢耶彼蒼彼蒼此豈理耶半千遠途孤寡戴星見此景象行路猶涕孔懷之情安得不趧胷而長慟也嗚呼痛哉卽遠有期靈輀將發一觴哀奠再拜長辭一夢人間萬事陳路嗚呼痛哉尙饗

又　　弟光進

巳卯正月癸未朔二十二日甲辰弟光進略辦菲薄之奠哭訣于伯氏府君之柩曰嗚呼痛哉公之捐世

殆三十載一閉黃壤厚夜無曉仁心厚德千古淪沒
已矣命夫復何忍說嗚呼痛哉中間禍變欲語先涕
家運傾否後事零替餘生此世顧影無依公若有知
庶諒我悲嗚呼痛哉劒會有期幽宅載遷違此先壠
適彼新阡新阡何許只在相望于以歸止永寧斯岡
嗚呼痛哉昔公之葬先子在堂今公之遷弟已髮蒼
撫古愴今心肺如碎我生有盡此痛難昧嗚呼痛哉
靈柩復啓音容若接永懷平昔穹壤漠漠欲訴哀情
文不盡意進此觴酒公庶我顧嗚呼尚饗

又　　弟光選

嗚呼我公何爲而至於斯耶天不佑仁耶神不福謙耶抑時運不淑善人無賴也耶奈何以我公之賢奄忽而止於斯也耶嗚呼慟哉人之所樂莫如陽界人之所惡無過冥途公何事捨此昭昭去彼冥冥嗚呼慟哉自公之棄世魂夢之間每承 謦欬之音而覺之無聞出入之際若得陪侍之歡而就之無見今將以一杯之酒千行之淚就公筵而讀公柩則公之去長逝而不復返矣嗚呼我公其胡忍長逝而不復返耶嗚呼痛哉如弟之蠢蠢貿貿無用於世者視息固自如而以公之雲路方亨百齡可期而中道而遽折

之抑何理耶嗚呼慟哉公之姿禀何其厚也而天之報施何其嗇也公之質美而醇氣和而夷如良玉之溫如崇蘭之馥忠厚之志清正之操居內居外表裏如一孝友之行婣睦之風於親於疎始終無替存諸心者未嘗有一毫之不誠行諸身者未嘗有一毫之非義方寸之間自無一點塵累而儉約自喜謹飭爲工菲衣惡食人所惡之而公則任之恬然弊廬纔茵人所厭之而公則處之儼然專不事華靡粉飾之習而閉戶端坐終日讀書而已晩闡科第歷敭淸顯而權門要地世所共趨而畏之若危途榮塗華貫世所

共欲而避之若禍機未嘗有貪榮干祿之意每懷慊
讓之風而惟恐名節之或墜常慨歎俗子輩趨利奔
競之態而不欲與之幷肩以汚其身一世之持淸議
者皆服公之操守而欽公之淡泊也嗚呼出身七八
年間其立朝行仕猶不滿半百日子則其視朱夫子
四十餘日殆無異焉而急流勇退之志有足以立懦
夫而激頹俗矣嗚呼俛仰之間人事遽變巾車未命
靈筵載設素志未遂萬事成陳而以公之至行厚德
終未得展布素蘊是豈小弟輩私自痛恨而已識與
不識無不愴然悼惜痛矣痛矣天之蒼蒼者其無信

而然耶神之昭昭者其無知而然耶福善禍淫之理何其舛耶嗚呼痛哉公旣無嗣取姪爲子姿旣粹美才又超凡日後成就之責寔在小弟輩當竭誠敎育無墜家聲則庶可免孤負之罪耶嗚呼痛哉阡兆卜矣音容邈矣穹壤慈慈痛餿悠悠一觴薦誠陳此求設言不足以盡情哭不足以洩哀哀哉尚饗

又　　　　堂叔東益

哀哉亭伯胡然至此雲路方亨大命奄至知與不知莫不嗟惜矧余至親心愛情篤嗚呼慟哉惟　靈心正志潔氣清識明英英眉宇溫溫儀形和而不流所

操可見儉而不侈克遵先訓性質內美文華外彰業
勤詩書誠切立揚時來登第徧歷清顯進退惟義得
失寧患推　恩榮親爲子之職憂時進言事君之節
堪嗟世情千百其態君獨一心見猜靡悔非但抱痾
恥列鄙夫絕意榮途有懷江湖歸覲今行休官素計
曾未旬望一疾長逝何厭塵世遽棄若期儘如浮生
朝露之晞昨書今訃非眞若夢設位而哭疾馳而往
屬纊已久皐復已呼撫手長慟萬事皆休親老在堂
悲潑喪明螟兒未娶杞婦戴星凡此數事行路所傷
靈若有知目必難瞑蘧蘧枕蝶頃與魂接幅巾青

袍宛如平昔幽語依迷覺來難尋增我悲懷有淚沾
衾嗚呼慟哉孤露餘喘在世鮮歡久寄人世豈如歸
眞卽遠有期窀穸將閉金玉其人何處復睇方營婦
葬心神悲遑文不盡情以侑此觴不昧者存庶諒余
衷嗚呼慟哉尚饗

又　　堂叔東說

嗚呼君之氣淸而貌潔言遜而行方持身焉以淸素
簡約爲規程立朝焉以難進易退爲準的侈華之習
躁競之風澆以爲恥若將浼已榮進之意薄如蟬翼
退步之志守如誓盟常對我而言曰凡人之失脚墮

坑辱先災已莫非貪饕名利與人爭先之致吾何以不以此爲戒以招忝先之譏哉余嘗聞此而嘉歎曰以此砥礪無變其操則前頭立朝行已之節儘有可觀者矣誰謂平昔所期一皆緯繣耶慟矣慟矣顧余賦命險舋早失怙恃中間十年之內再罹鴒原之痛孤露餘生無所依靠惟吾強近之親可以依靠者君之兄弟數人而惟君年相若也志相同也情好尤篤依仗最深只緣吾之遠離家鄉漂寄南峽源源相逢款款討懷每以別多會少爲恨擬於他日君果休官我亦出峽則桑鄉團聚庶有暮境之樂矣豈料今日

遽作死別耶嗚呼向於君飯含之日我滯遠峽聞訃差遲不得憑尸而哭今於君卽遠之夕我作西行未及歸來不得臨壙而慟孤負幽明此恨曷極今十日之暮渡灞行色間關來到則窀穸已閉儀形永閟如玉其人於何更覿自此以後悵悵然有若瞽者之無相余將疇依而疇靠嗚呼魂車之返京不遠我行歸峽甚忙數行文字草草搆成只將鷄絮來哭靈几而文不盡意哭不盡哀靈其知乎否耶嗚呼哀哉尚饗

又　　族叔前府使東涵

嗚呼昔我曾王考魯西府君審從祖修撰公以三不

幸哭之爲宗祀也爲邦家也爲吾黨也余於君亦以是哭之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幸略同焉嗚呼我宗居嘗有五其派而次嫡之宗在孫惟汝服我先訓昭我令聞克承我八松府君之緒業雖不傳文公之重而宗事之丕責禋祀之敬共惟在君一身父兄宗族之所倚重也今也不幸死又無一介嗣續藐諸螟兒當室而杖吾宗之不絶如殘線則是亦宗祀之不幸也嗚呼士君子立朝大節莫高於恬退雖以宋朝羣彥德業勳名如富如韓而勇退一節惟錢淡成一人而已惟君平步亨衢雅望日隆而能塵視軒冕

嶠然不滓乃以金閨玉署之彥甘作江湖之一閒人常持難進易退之節較諸淡成之退又早矣世之酣豢名利沒溺頹波者滔滔而不知返則恬退高風亦足以廉貪頑而勵頹俗其有補於世道大矣今也不幸死是邦家之不幸也嗚呼惟我先世承坡潭之源倡魯丘之學主本實而略浮華先行義而後文藝蓋默庵之法門吾宗之規模也及我後孫漸墜遺矩而惟君忠信之行溫醇之操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反躬而守約輕外而重內不失我家之遺風眞子夏所謂吾必謂學之人也及居丘園時從諸父兄講聞緒論

知斯道之可衛知斯文之可尊入可爲胡門之明仲出可爲河南之光庭今也不幸死是亦吾黨之不幸也嗚呼惟君爲人視其外溫溫恭人也察其內斷斷介士也槩以晉人之月旦評之則炯如一条清冰藏在巖壑以宋儒之議論斷之則循循雅飭不問可知爲儒家子弟尚論君子未知以爲幾層人而以余觀於斯世與君可儔者幾希然則余以三不幸哭君亦未爲過也嗚呼靈椿茂而泰山之桂先擢鶴髮垂而丹穴之鷇奄鍬人理之痛毒不但子夏之無罪而一麾濼養惟君素志湖邑恩旨之下亦不及東首而受

之以君賢孝之心泉臺之下目必不瞑此尤無涯之
恨也嗚呼余與君親袒免而情兄弟誼叔姪而心友
朋相合則驩然以樂相離則惄然以思君亦不以余
爲王家之癡叔有疑則相質有事則相講區區準擬
之心竊以歲寒相期孰謂君遽去吾而歿乎相見數
日相距密邇而一夜之間君病不相知君歿不相見
是何天理是何人事寃乎痛哉嗚呼死生異制時日
不留君將祖載適彼夜臺啣辭雪涕褰帷一訣而平
昔相逢每以杯酒相歡今余以一杯奠君昭明焄蒿
之氣倘亦歆顧余觴如平日否耶嗚呼哀哉

又　　　族叔東最

嗚呼哀乎公乎胡爲至斯天不佑仁而然耶神不福謙而然耶抑時不淑善人無賴而然耶以公蘭玉之質慈良之性空享遐壽之福祿奈何以一疾无妄半夜之間大命奄擢興言及此不覺心之裂而腸之擢也嗚呼我公天賦旣美行承家庭早自得於昭曠之原皭然迢于泥塗之表惟其急流中勇退一節高風卓範可以廉頑而立懦則此東最所以須義於平昔者而不但區區親好之誼而已若其修身之懿則接物之美範雖有一二窺班於中心者而湔劣之識抑

何能形容其萬一耶夫以士君子如此之姱節乃不享其壽不得其位只以集賢之一應教草草夭沒於四十之年則天果不佑矣神果不福矣時運果不淑善人果無賴矣冤矣痛哉安得不使我嗷嗷而長號耶嗚呼大椿茂於潑山而靈桂先摧鶴髮垂於高堂而孝嗣先逝則人間痛毒不但子夏之喪明而泉下英魂亦必歔泣於此矣行路聆之亦且隕涕矧在平日特受眷愛如東最者乎嗚呼痛矣專城榮養此實公之耿結于中心者而乞哀爲恥只竢公議之行一麾之 除果在於就木之日使公不得東首而受之

公之於此不能不自傷其不幸而難瞑於九原矣嗚呼爲陪孤寡頃往洛裏城南舊宅門館如昨瞻眄園庭花木駢羅物是人非但有陳迹觸目傷心不禁淚落矧伊唉唉哭晝之聲煢煢戴星之慘多有不忍見聞者人生到此木石可摧公乎公乎胡寧忍此嗚呼時日不留啓期已迫公將歸復我懷焉托一觴奉奠血淚交滴精靈不昧倘有以俯鑑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又　　駒城李普元

嗚呼哀哉兄胡遽至斯耶鸞鳳逝矣麒麟亡矣今世

斯人何處得來古人有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以達者
言之靡足忻慽於生死而兄有絶異之姿非常之文
而命旣嗇而不克厚報者天獨何心也卜子喪明猿
腸寸斷鄧氏無嗣烏哺遽絶此懿親之所共慽而至
有行路聞兄之沒而曰尹學士亾也彷徨相告亦莫
不涕沱而嗟咄則以兄之姿之才天應假之以有子
有年棟樑于士林喬岳于邦家少荅其非常之德而
如之何奄忽中途有如芝蘭之摧折竟抱秀而不有
之歎耶火日釋褐金鑾一榮何足贖斯人耶嗚呼哀
哉竊見兄眉宇朗秀胷次蘊藉無一點塵超然有域

外煙霞之〔缺〕每於詩社之會幅巾博帶周旋於樽席之間而坦夷諧笑無非赤子心出來使人一接其範圍自不覺心醉焉而嘗謂浮雲鍾鼎於我何有也優遊林泉有長往不顧計噫抑兄厭時焚濁有飄飄然遺世獨立之意而然耶嗚呼哀哉兄之墓草三宿也不可無一語以慰長逝者魂魄而苫塊餘喘耄病綿綴今纔操文而哭慚負疇昔恨結幽明魂倘俯諒於冥冥而不之浚誅耶嗚呼哀哉系之以詩詩曰馬鬣頹原繞白楊幽魂寂寞月荒凉琴罇舊契星三度軒冕浮榮夢一場漫詠每驚雲鳳語淸儀尚想水蓮香

知君飄然意缺十二樓前侍玉皇戴家塵掩已難
尋欲說悲歡淚不禁破褐尋常寒士態眞襟造次上
皇心松篁十里催歸屐風雪潑鐏憶擁衾從此平生
流水曲無人更拂郢中琴文旣拙陋情不可極嗚呼
哀哉萬事已矣兄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靈如不寐
毋吐斯爵

挽詞　　前敦寧都正曹夏奇

曾與阿翁共硯時膝前文度最佳兒至今望氣言猶
記果驗蟾宮折一枝
八松名節尙傳芬傑出雲孫後有君爭道靑緗先業

繼如何地下去修文
翰林銓部揔虛名不獨人情病又嬰未必君王知爾
俊徒教一日待延英
薤露聲酸草浦潸猿腸寸斷鴈行虧人間且止阿翁
哭泉下應添孝子悲

又　前靈光郡守尹志遠

問君生世果何成四十五年一夢驚東壁華銜承祖
烈西樞閒秩逮親榮螟兒當室悲含索鶴髮在堂哭
喪明孀婦戴星奔百里路人猶且涕沾纓
晩年交契托潑情朝暮相從對至情送別一旬凶報

至此心忽忽欲無生

又　　　進士鄭光謙

詩書禮樂碩儒門顯祖遺風有聞孫十載功名來逼
已一心忠孝發爲言西疇婉晩農人約東洛遲回
聖主恩湖邑永違偲養計九原悽切泣孤魂

柳街槐巷卜爲鄰十載同遊意轉親惆悵終南山下
宅小庭衰菊管無人

又　　　朴師儉

眼中今不見冰玉乃其人天道無知甚無兒有老親
落日城南宅虛蹉慟哭回獨將心口語哀我不君哀

又　前大司成金尚奎

大運莽回薄人生駟過隙起滅只須臾彭殤奚欣戚
所貴全其性爲顔不爲跖朝能爲人道夕死斯亦足
惟君生獨世襟袍乃眞朴寶蚌中渾彩連城外猶璞
豈若浮雲輩無實事邊幅早登青雲梯榮塗恥數數
城南閉其户幽草上堦綠約身任淸苦天然中繩墨
恨未展厥施皇天奪之速平生我二人情好最相篤
誰知去月別幽明遽長隔哀哀鶴髮老喪明痛未極
逝者若有知想不瞑其目漬墨瀉肝膈持此慰冥寞

又　前公山縣監李顯弼

八老吾東有大名愛君能保舊家聲榮塗每笑人奔
競言議羞從世重輕不喜交遊惟靜卧自來清選盡
公評卽看朋輩同嗟情況我平生故友情
憶曾識面在西門傾蓋交情似弟昆舊日親朋皆老
大邇來雲路獨高騫每憐氣味偏相合幾把心情細
共論詎浪風流渾一夢百年存沒溺空捫

又　前載寧郡守趙泰耉

松翁名德仰崢嶸趾美繩繩揔俊英情誼尊君曾石
友稟資賢胤卽冰淸那知　玉殿今儺名酷悼春庭
復蹇明儂且積殃纔哭姪及題哀挽淚交幷

又　　前參判李眞淳

雅潔襟懷玉不如傳家遺業但詩書官榮縱與羣龍進路倦還同客燕疎彩服覲行俄短限鄰麾便養謾新　除脩門永隔高堂老九地惟應恨淚餘

又　　進士任選

君是名閥人世世儒宗師詩禮又淸白於君郎弓箕孝友豈學致端良蓋天姿頎然白而長疎髥仍廣顴譬如瑤圃春曄曄擢靈芝一切世間事泊然無所爲閉戶惟看書俛焉日孜孜務實斂繁華守靜謝逐追家有千金璧肯事衒市逵主人雖無語觀者競嗟咨

時來闡黃甲容易如折枝翱翔遊翰苑騁陵歷三司
又作吏部郎不緣相噓吹雅望與地位如君更有誰
青雲滿前路路且坦如砥惟是狷介性與時不合宜
身雖嬰簪紱志則友鹿麋每於名途上退步却躊躕
人方巧進取君獨輒遜辭皎皎冰玉操皭然不受漓
足以警末俗豈曰小所裨如我平生友後死亦堪悲
同里而同研年又肩相隨石林與華陽深夜共喔咿
何論榮瘁異一心逝不移雖以君高雅猶恕我愚癡
相對輒相笑亹亹不知疲已矣今不復萬事嗟甑隳
山川又間之恨未護靈輀忍看城南宅秋晚菊垂垂

親知日零落我懷無所施欲問死生理悠悠就此尸

又　前禮曹判書宋成明

雅懷恬素世途艱釋褐初年懶做官雪骨冰姿塵滓滌蘭臺玉署士首看飄香桂樹終無實希寶瓊華未易完遠想西河投杖慟情均我輩涕汎瀾

又　前大司諫李匡世

朋情親誼廿年中還往雖疎趣味同君病却妨華省直吾衰都覺宦心同逢場幾講歸林壑運短今悲似燭風湖右一麾便養計　除書虛下更堪恫

又　內資奉事朴泰容

魯聖山名在儒門幾偉人名高扶道日節炳植彝辰
餘教傳詩禮令孫繼篤醇慈良元本性謙雅自超塵
奇羽停梧鵠粹姿露璞珉文章固外事懿行出俗倫
黧面居憂歲怡顏問燠晨高科仍妙歲前路即通津
纔剡蘭臺薦旋膺玉署掄避榮如懦恸歛步每逡巡
毛縣纔降　旨謝疴已返眞鸞閨悲丧匹螟兒未卜
姻位卑那稱德壽促莫徵仁華譽留粉黻幽期負鈞
綸依依究曩昔事事劇悲辛弁韗眞如夢爭觴摠已
陳雅儀嗟未覿幽語復誰申新兆從先隴祖道戒素
輴一官難脫絆數舍未臨窀叙恨今無地叫哀欲徹

旻人間吾失友　聖上國無臣濡筆恫何及空樑曉
月淪

又　前持平李潤身

坡平名閥玉堂仙詩禮家聲莫有先進道元來飛抹
撇高情本自尚孤褰每歎半世相從闊却把三同好
意偏最是西河臨老慽路人猶爲淚潸然

又　進士李夏錫

奕奕軒冕家淡淡蔬筍人潔若無瑕玉藻彩洗垢塵
功名不動心扃戶仍養眞笑彼擿埴者鍾鳴戛蹄輪
隱默守吾內蕩然太和春慷慨悲世汚意欲踵逸民

聞之心厭服若睹沙中珍胡不御史臺激揚勵臣鄰
胡不金鑾直箴誨警王宸惜乎志不欲所以莫才伸
如何一美疹奄忽歸窀穸冥冥福善理年壽減五旬
椿堂未卒養至恨定于旻所賴諸昆季休哉誠孝純
聆訃崩城哭血痛向誰陳螟衹有佳兒庶可慰公神
淒凉玉笥班蕭瑟松楸垠光陰太倏忽不遠啓靈輴
音容日以邈戶庭秋草蓁含情寫哀詞掩抑涕沾巾

又　前翰林宋敎明

兩世交遊復結姻哭君情似哭天倫柩前子子螟兒
在堂上哀哀鶴髮新榮宦人誰寒士操雅儀公獨古

家眞湖雲目極空秋色題送薤歌謾濕巾

仁猶無壽善猶殃此理終難問彼蒼黃甲題來仍疾病青雲逼到每徊徬一麾奉檄誠何切四品書旌世共傷乍別奄成千古隔可堪晨月滿空樑

又　德山縣監成德馨

強半年中謁告行惟君今世利名輕玉堂步屧星辰遠山舍風光水竹淸倉卒夜舟驚徙爨差池五馬養專城空聞湖邑除書到鶴髮哀號倍愴情

又　李普元

大賢名閥孰如公公出公家道又東龍頷手探驚浪

外豸冠頭整列戈中嗣慳鄧氏天難測命嗇顔回理
亦蒙重爲斯人無限恨忍將何語慰尊翁

又　　　　　　前參議李濟

嗟嗟尹亨伯不幸今也死惻念心如擣歔欷潸下淚
蓋余愛亨伯子姪曾無異愛其天質美裒然眞佳士
雅性喜簡靚質行恥矯爲鵬程九萬外未展垂天翅
無情疊山土埋玉將永閟我老且地遙無緣哭臨壙
情濬力不逮但有悲且媿緘辭屬賢季讀與替一觶

應教公遺疏附錄